

#10

112236

在歷史觀中

底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青銳譯

上海辛墾書店

1930

辛 壘 書 店
贈 書
辛 壘 書 店
館 書 閱 中 北 立 國

在 歷 史 觀 中
底
唯 心 主 義 與 唯 物 主 義

青 銳 譯

上 海 辛 壘 書 店 印 行

1 9 3 0

在歷史觀中底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1929 12 30 付排
1930 2 30 初版
1—1500冊

著者 丹·葛海時
波爾·拉發格
譯者 青 銳
出版者 辛 墾 書 店
發行者 辛 墾 書 店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一七四七號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版權所有

本書要目

譯者序言.....	I—III
弱海時底講演.....	1—34
拉發格底講演.....	35—80
譯者附語.....	81—109

譯者序言

——本書底介紹——

這一本書。是法國兩個著名的社主義者底講演。

頭一個名叫冉·弱海時 (Jean Jaurès)。他是法國社會黨底領袖，同時又是第二國際底領袖。講到智識程度，也非常之高，曾著有“社會主義的法國革命史”一大書。並且他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甚烈，被帝國主義者暗殺，死於光榮中，至今為法國工人所欽敬的。

第二個名叫波爾·拉發格 (Paul Lafargue)。在他那時，法國有四五個社會黨，而他即為其中之一底發起人和領導者。他是馬克思底女婿，常常親聆馬克思底指示，所以對於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他簡直可說是法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著作很多。“經濟決定論”(聞已有人譯)，“財產之起源與進化”(商務印書館有譯本，名“財產進化論”)等，即其代表著作。

在帝國主義和平發展底時代，整個的第二國際都漸漸地，不知不覺地走上改良底道路。因之，產生了一種修正馬克思主義底傾向。這就是伯倫斯坦(Bernstein)所領導底運動。這個修正傾向，在法國也有牠的響應者。那時底弱海時，可以說就是這一傾向底代表人。他主張唯物史觀不能排斥唯心史觀，唯心史觀得與唯物史觀並行不悖。所以他倡出唯物史觀唯心史觀底調和論。拉發格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底繼承者，所以對他的理論，大加批評。他的理論，完全是用唯物史觀反對唯心史觀，

指責調和論底錯誤。

因此這本書就有幾個特點。站在理論上來說，牠闡明了唯物史觀底真諦，特別在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相互的關係上。這可以說是一本古典的著作。站在文獻上來說，這是正統派與修正派在法國底論爭。拉發格之反對弱海時，正如考茨基 (K. Kautsky) 之反對伯倫斯坦因。所以本書為馬克思主義底重要文獻之一。站在體裁上來說，一個先講演，一個後講演，互相討論，頗饒興趣。弱海時底心物調和論，不是俗人的，非馬克思派的，所以很有他的根據。拉發格則博學深思，更有根據。棋逢敵手，增加旁觀者與會不少。

這些，本書底優點，是我要向讀者介紹底地方，同時也就是我翻譯本書底所在。

一九二九，一二，二八

時 海 翳
在巴黎拉丁區

給

巴黎集產主義學生團

底

講 演

女士們和先生們，

我首先要求你們拿出十分的耐心，因為我允許把今晚拿來專於在你們面前講演的，是一個純粹的主義的論究。

我首先又要告訴你們，我在你們面前所論究底題目，雖已經說過有幾個月了，然若以為就能從這裏頭得出結果，那就是一個錯誤，要先事預防。我曾經說明過依馬克思所發動出來那個歷史底解釋，經濟的唯物主義底論題；而且我曾經專在這時辯明馬克思學說底正確，以致使我顯出沒有任何

限制的贊成。

這次呢，就相反了，我要指示出歷史底唯物主義觀不妨礙歷史底唯心解釋。並且，像在我這個論證底第二部分中那樣，還會使人遺忘了我所曾給馬克思底論綱那些理由底力量。因此，我請你們，在我的全部思想上，不要發生謬誤，來用這個改正那個，用那個補足這個，我所說明底兩部分，必須並行不悖。

我在幾個月前指示出，人們可以從經濟的唯物主義底觀點，解釋一切歷史底現象。這個經濟的唯物主義，現在我只回想起牠絲毫不是生理學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不想說那些不懂世故底話，以為一切意識或思想底現象，都可用物質分子之簡單的集合來解釋。至於說馬克思和最近的恩格斯研究玄學，而且是與科學派又與精神主義派都隔離得很遠，也是同樣的假說。

進一步看，這也不是往往被呼為精神的唯物主義的，把人底一切活力，隸屬於物質嗜好底滿

足，和個人適意底尋求。反之，假使你回想起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書中，怎樣議論英國功利派的見解，假使你回想起他說及那些功利主義底理論家，如像主張人只常在覺悟地尋求個人利益觀點內活動底吉利質·邊沁(Jerémie Bentham)，怎樣用一種輕蔑和鄙棄的態度，你就會看得出來在這兩個主義中，絲毫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顛倒過去，愈加是這樣的。因為精確地說，馬克思對於感情底形式和思想底形式一樣，都看成是由經濟關係底根本形態來決定的。從這裏，馬克思就牽涉到個人品行中那些社會的力量，集合的力量，歷史的力量，而認為牠們的威權超過個人的和利己主義的原動力底威權。他所同意的這個，就是歷史中有一要點，即所謂經濟關係的，在人們中間那些人們底生產關係。

這就照着這個樣子：人們是為某種經濟社會底形態而一個連繫於一個的，因之各社會有各自的性質，即牠有某種生活觀念，某種道德，而牠又

給予牠的企業以某種一般的指導。並且，依馬克思，人們動作不照着正義底抽象觀念，不照着權利底抽象觀念：人們底動作，由於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為生產底經濟關係所形成底社會制度，是一個不固定的制度，必須變化，以讓位於別的制度；這就是經濟制度底更迭，例如奴隸時代到嚙人時代；而這個更迭，是為自然的適應，在政治的，道德的，美術的，科學的，和宗教的見解中所引出之相等的改變。這樣，依照馬克思，則歷史之最親密和最深遠的原動力，就是經濟利益之組織底形式。

所以，經濟的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底意義，在於人不從他的腦子中抽出一個完全做好了的正義觀念，而只限於反射那些生產底經濟關係於他的內界，反射那些生產底經濟關係於他的腦子那個實體中。

在唯物主義觀底對面，有各種形態底唯心主義觀。我把牠撮要成這樣：以為人類從他的開始出現時，可以說就有一個模糊的觀念，他的命運

和他的發展之初步的先在知覺（預先就存在着底知覺——譯者），這種說法底見解，就是唯心主義觀。

在歷史底實驗以前，在某種經濟制度構成以前，人類於他的本身內就帶着有正義和權利之先在的觀念。在文化形態由低級到高級底進行中，人類所追跡着的，就是這個預定的理想。當人類動作底時候，不是採取生產形式之機械的和傀儡的改變那種樣子，而是在或暗或明地感覺着這個理想之影響下的。

這樣，就使那個觀念本身成爲了運動和行爲底原則，這決不是智識的見解（Conception或亦譯觀念——譯者）從經濟事實引出，倒是經濟事實逐漸翻譯人類底理想於歷史中，逐漸編入人類底理想於歷史底實際中。

這個便是獨立於各種哲學系統或宗教系統給予此論題那些無數的公式以外底唯心史觀。然而，注意呀，先生們，事實上，這兩個似乎互相對立底

史觀，似乎互相排斥底史觀，在現代的意識界中，幾乎可說是大概地混合了，調和了。今天，實在沒有一個唯心主義者，對於經濟組織未曾先行改變，人底高級的理想就不能實現這種說法，不同意的。而他一方面，不呼號於正義觀念和權利觀念那種經濟的唯物主義信徒，也非常之少，限於在明天底（即將來底或未實現底——譯者）共產主義社會中去預見經濟進化之必然的和宿命的結果那種經濟的唯物主義信徒，也同樣是非常之少的，他們（指經濟的唯物主義信徒——譯者）還歡呼着，盼望着正義和權利能夠以最高的形式實現於明天底共產主義社會中。

那裏有衝突麼？雖是馬克思常時有一點堅硬的樣子，維持他的公式底完全，然而他只是對着那般相信呼號於純粹的正義觀念就可給經濟進化和社會主義運動添些力量底人們，才加以譏笑；他只是對着那般，照他的話說來，“要在歷史底實際上，事實底本身上，戴上一種繡有虛飾的花朶和浸着

感情的露水那個辯證法之頂不物質的絲織面幕以遮蓋真象”底人們，才加以譏笑。

要知道那裏有不有衝突，對於我們就須得明白這個在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中間底和解，事實上在我們國內爲本能所實現了的，是否社會主義意識底盲目；假使我們一定要在這兩個史觀內做一個決然的選擇，或者假使我們可以邏輯地和推理地看牠們彼此如像一個真理之不同的二面，那就須得明白這個和解在理論上和主義上是否可能，或其中有無不可解決的矛盾。

解決這個特別的問題，若沒有把牠連繫於別一更普遍的問題，沒有怎樣在人類的精神前依我的意思提出認識問題，對於我是不可能的。在我所立足底觀點上，我敘說和相信可以證明四個世紀以來，即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思想底努力就是一些相反者而且同樣矛盾者底和解與綜合：那是一切哲學運動和智識運動底標記，特質。

文藝復興就存在於一種外觀上不可解決的衝

突：堅持着的基督精神，和已覺醒的古代精神。所謂古代精神，即是自然底崇拜，更好一點說，即是自然底承認，酷愛；所謂基督精神，即是自然底處罰，否認。

這樣就使有思想的人們，從中世紀出來，便覺處在矛盾的智識遺產底對面，須要和解這個二元主義，而復歸於統一。

以科學精神和實驗科學之發展故，問題非常地加重起來。因為自然現象之嚴厲的和積極的研究，及機械，數學在自然力研究上底應用，自然遂喪失了美底威權，牠對於古代人們所具有那種內心的和神聖的生活底外觀。

這時，一方面，須得把自然——如同古代對於自然所思維底自然，與基督觀和解；他方面，須得把自然——如同新科學對於自然所作爲的，即爲純粹機械的必然所決定底現象之簡單的連絡那樣的自然，與人類精神底自由心願和解。

首先就是笛卡兒(Descartes)吧，他用一個簡

單的方法上底巧妙，開始就像基督徒那樣，鎖閉自己於他的意識底內部，拋去外部的生活而遠隔自然，如同曖昧的妖靈。

把他的思想底闡明，簡約起來，就是他發現上帝底觀念，而實現這個意識和上帝分開孤立底狀態。這個上帝，帶有自然之聲名的，當然是基督教底標記。

其次，在他這樣創造出一個初步的確信和一個初步的方法時，不像基督徒那樣去簡直地組織他的內心生活，他竟想確實地認識自然本身。這樣就使他在穿過基督精神底狀態後，才用他的確信和方法來建設積極的，實驗的，和演繹的科學。

在萊普尼芝 (Leibnitz)，當他遍處，直到在純粹的物質勢力中，直到在這個棹子中，直到在我們所走動底地土中，指示出有類似於精神底東西時，你會看出那同樣的嘗試，使人和自然歸於統一。他以為願欲，美底知覺，都以一些諧和的，數學的和確實的關係，存在於物理學底定律裏面與化學底

化合裏面。這是在普遍的決定主義（或譯有定論——譯者）和普遍的自由中間之同樣的和解。

從一方面看，他肯定在世界內沒有一個單獨的運動不是無限地連結於其他那些運動的。

這時候爲我發出底聲音在大氣中所決定底運動，是無數的先前那些運動底繼續。這個運動自己將影響無窮。在牠不可察覺地動搖那圍繞此地底牆時，外面的大氣，從那裏要在爲我們所不能追隨而又毫未停止之許多隱約的形態下，繼着變化起來。從此就使我們不能造出一個單獨的運動，就是移動一顆砂子，要想不改變全宇宙底平衡，也不可能。但在同樣時間內，這個運動，現象，事實底連絡是普遍的和無限的，沒有一個單獨的力量可以勉強動作。當檯球室底一個球撞着別一個球時，被撞着的這個球就要動起來。只是牠（指球）僅僅依照某些從牠的組織中生出底自己的彈性定律，才能造成運動。而這個有空氣自外面來底運動，係從內面射出：牠同時有繼續性和絕對的自動性。

對於斯賓諾莎 (Spinoza)，也是在自然與上帝，事實與觀念，力量與權利中間那個同樣的和解。

對於康德 (Kant)，你們大家都知道，據他的意思，哲學問題明顯地在於找出矛盾的肯定底綜合。這些提供於人底精神前之矛盾的肯定，就是：宇宙是有限的或無限的呢？時間是有限的或無限的呢？原因底系列是有限的或無限的呢？一切都服從於普遍的和剛性的必然，或有一方面允許人類行動底自由呢？

這樣多的正題和反題，肯定和否定，使精神游移其中，不能決定。

康德哲學底努力，完全在解決這些根本的矛盾和衝突。

最後，黑格爾 (Hegel) 對於這長期的研究工作，給了一個公式，說真理在矛盾內面：凡肯定一個論題而不把相反的論題與牠對立底人，就是自己騙自己，把狹窄的，眩惑的邏輯當作玩具。事實

上，在自然中，在實際中，都透入有相反的二物。例如有有限中穿進得有無限。這個盤子雖是有邊的，是一個被限制着的平面，然而在這個平面內，我們可以無窮盡地畫出圖形又圖形。這樣就使你如果限於肯定有界限底方形，你只說到了真理底一方面，你仍不免於錯誤，實在牠同時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

一樣，你若把合理的同現實的分開，把現實的同合理的分開，也是錯誤。

習慣上，人底思想之於事物，因牠是存在的，總以為牠與理想不合，而幻想那不存在的，如美，絕對的真。他心目中底理想，只是一個概念，而在那個理想實現了時，又覺得牠降低了，減色了。那都是一些武斷的和錯誤的觀念。凡必然地走進生活中來的，都是合理的。沒有一個合理的觀念不翻譯成實際，也沒有一個實際不能還原成觀念而接受着合理的解釋。

這個相反物之綜合底大公式，用實際與理想

底同一來和解矛盾物，生出有一個深遠的影響。

我們不要再說，歷史底某種時代，只是一個野蠻底時代，我們要說：一切現時存在的，因那個而才存在的，一切已經存在的，因那個而才存在的，都有牠的理性和在理性中底根源，只這不是完全的理性罷了。

我相信，喚起馬克思主義信徒，注意於馬克思是黑格爾之精神上的弟子一事，沒有用處；因為馬克思自己聲明他是，並且在他的“資本論”引言中公布過。（而恩格斯，自若干年以來，似乎以引導有生已久底人回向着他的起源那個傾向，而注意黑格爾本人之深遠的研究。）這裏有一個相反物底公式之緊貼的應用。當馬克思證明今天底階級對抗即經濟戰爭底狀態時，以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因為這個對抗是生於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戰爭和分化底制度之下的，牠（指對抗）準備一個和平與諧和底新制度。照着赫拉克里特（Heraclite）底老公式，為馬克思所高興引用的那個：“和平只

是一個形式，即戰爭底表面；戰爭只是一個形式，即和平底表面。”不應該用這個與那個對立；今天底爭鬥是明天復歸於和解底起頭。

相反物底同一這個近代的思想，還發現於馬克思主義之別一可歎賞的見解中：人類直到今日都是為歷史之無意識的力量所引導，直到今日都不是人們自己主動；他們只是活動着，經濟進化才去牽引他們；他們相信結果自會生出，或幻想如植物之長成，而永留在同樣的位置；但是經濟的變化施作用於他們所不知，且在不經他們知道中攪動他們，影響他們。人類在或種狀況內，如像一個睡着了的行船旅客，為河流所運走，而沒有助成其運動，或者至少沒有明白所往底方向，一程一程地醒來，并注目於風景底更換。

信如此，那末當社會主義革命將來實現時，當階級對抗將來停止時，當人類的共同財產將來隨人們已知的和究明的需要而成為大的生產方法底主人時，人類遂從許多世紀以來就走着那個為事

變之盲目的力量所發出底蒙昧無知底長時代中，解脫出來，進入於新的紀元之內，向之以人服從物的，現在就由人來規定物底進行了。但是這個充分的覺悟和光明在下次就要來到底紀元，必要經過一個蒙昧糝糊底長時代，才有可能。

假使人們對於歷史之曖昧的由來，要明決地規定事變和事物底進行，那就在單純地阻止事變底行程，會浪費了將來底富源。爲要過於早些來充分覺悟地活動，勢必至於永無充分覺悟底活動方法之一日。譬如小孩，爲使成爲一個早年的思想家，叫他過熟思理性那種豐滿的覺悟生活太早了，而不讓他本身內發生有機生活之無意識的進化，和精神生活之初步的表現，以後運思，會變成爲無能的了。

對於馬克思，無意識的生活是明天有意識的生活底條件，同樣也是明天有意識的生活底準備。這樣，還是歷史自己擔任了解決基本矛盾底責任。這話如果是對的，我就要問，馬克思主義也一樣沒

有缺乏精神，我們是否能夠，是否應該，把這個相反物之和解，矛盾物之綜合底方法，推得更遠點，而來找尋經濟的唯物主義和應用於歷史發展的唯心主義底根本和解。

注意在甚麼意思內面，——而且我要求你們原諒我這些長的開場序言，但若不了解一般的哲學，就沒有能夠解決底特別問題了，——注意我在甚麼意思內面，探求經濟的唯物主義與歷史的及道德的唯心主義底和解。

我不想對於這兩種主義作各自的說明；我不想說歷史一部份為經濟的必然所統治，別一部份為純粹的觀念，概念，例如屬於人類之正義或權利底觀念所指導；我不想放唯物主義觀於隔板底這邊，而放唯心主義觀於那邊。我主張牠們彼此互相透入，如像在人底有機生活中，腦的機械和意識的自發性之互相透入一樣。

我以為，在腦子中，沒有一個運動不是與那從明的或暗的樣式到意識狀態底情形相符合的；並

且，沒有一個意識狀態不是與那腦子的運動相符合的。假使剖開腦子，我們可以看出有些運動產生其中，決定其中和連貫其中，且可視察出那些運動之無限的纖細。從生理學的反對面，則可追隨得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決意之一切心理學的勞動。然而，那裏有一個非常的衝突，無疑地為生活所解決了。

是的，在我說話這個時候，我的觀念為甚麼東西所決定呢？

牠是為先前的觀念所決定，牠與先前的觀念有些邏輯的關係。而凡是我們的觀念，都照着類似，或對立，或因果律之某些邏輯的，理性的關係，這個連貫着那個，如鍊子一般。

這樣就使我們的思想底緯綫裏，只是外觀上插入一些邏輯的勢力；而另外，又似乎是我的意識的精神裏之一切現在的活力，為將來底觀念所決定。

我在這時候所以能說出一些話，正是因為我

此刻表示底觀念，由一先前的觀念和一切先前觀念底連續，邏輯地引導出來。但這也是因為我要在我面前看見着底將來中，實現一個目的，一個意思，一個結局。這是因為我要完成我此時所導出我的思想追隨着底方向那個完全的論證，以致我現在的思想，在同樣的時間內，由先前思想底序列決定的，又似由將來底觀念挑動出來一般。

反之，在腦子運動之生理的和機械的發展中，立刻隨着我所表示底思想而繼起底運動，只有先前的運動才能決定牠。這樣，先生們，那就使得我們的生活，是生理的同時又是意識的，是機械的同時又是自動的麼？在腦子運動底連貫裏面，現在僅僅為過去所決定；而在觀念，意識的概念之連貫裏面，現在似乎是為將來所決定。

因此可說，在司理腦子生活作用底形式，和司理我們的觀念及思想之意識的發展形式中，有絕對的矛盾。

然而，雖是有表面的衝突在這兩種形式中，兩

種觀點中，綜合仍然是做成了，和解仍然是做成了。而且，我的思想沒有一個不與腦子的運動相應，正如沒有一個腦子的運動至少是不與思想底起頭相應的。

因此，與上述情形一樣，在歷史方面，你可以用純粹的經濟進化說明一切歷史現象，同時，你可以用人類從生存底高級形態中所有之聖念的，永久的願望來說明牠們。爲確定問題起見，看吧，先生們，依我的意思，問題在這裏是怎樣地提出來了。以下就是我所不得不要求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家那些補足的解釋，看吧。

馬克思說：“人類的腦子從牠本身裏面創造出一個不著實的和無根據的權利底觀念；在全部生活中，就是人類底智識方面和道德方面也一樣，只有經濟現象在人類腦子裏面底反映。”

誠然是這樣，我接受這種說法。是的，在人類智識的，道德的，宗教的生活之一切發展中，只有經濟現象在人類腦子裏面底反映。但一樣的合理，

就是同時有人類的腦子之存在，因此也就有人類腦子之先前的形成。

人類是在歷史進化以先那一長期的生理進化底產物。當人照着這個生理進化從直接地下等的動物性出現之時，在人類最初的腦子中就已經生了一些預存的天性，傾向。

牠們是些甚麼呢？

首先就有天賦的能力，爲我所叫做無私心的感覺的。即於這時，人在動物生活階段中高出庶類了。我們可以證明他的純粹利己主義的感官，逐漸隸屬於美術的和公平的感官。在下等動物，視覺發展得少，聽覺也發展得少；發展的就是嗅覺，就是攫取底能力，就是味覺。這即說，一切感官都特別是爲掠獲物而動作的，一切感官都特別是爲物質的（或身體的——譯者）和利己的食慾而動作的。反之，在人高出於動物時，你即看着了視聽官能底發展。自然，使獸看到牠應該擒住底掠獲物影子的，就是眼睛，一點也不錯；但同時又給牠映入了

別的影子，就並不是爲獸慾而動作的。因爲聽官，動物若得着可使牠成爲掠獲物底聲音，喧噪，或給牠報告危險消息底聲音，喧噪，這也就來到了一些和諧不與牠的物質嗜好有任何直接關係，而只是牠的安全底積極條件。這樣就使宇宙，以超過動物直接的感覺性底影子溢入視官之故，以超過動物直接的需要底反響性透入聽官之故，在別的形式下深深輸進了一種別於爲生活而作爭鬥官能用底作用於動物性中。這即在動物裏面已經就有了底光線底需要，歡喜，和眩賞，這即是已經有底悅耳之音與諧和之樂底需要，歡喜，和快樂。純粹利己的有機生活底根柢上漸漸地顯出美術的和公平的官能。在深密的樹林裏，喧噪和光明十分顫動着，宇宙把動物當成王子放進去，享受滿足耳目底娛樂。

除開這個爲人——動物(作一詞用——譯者)帶到長期的經濟進化之始底初步的天性而外，還有已經在動物時代就醒覺了活躍了底能力，即在

特殊中把握一般，在個體中把握類型，穿過個別的分歧以辨別種屬的類似那一種能力。

經濟發展底定律使在個個的個人之前走過那一些別的個人，與個個的個人發生接觸底關係。這時，動物的人不止有看見朋友的或仇敵的衝動力，他還有看見同類的衝動力。於是，可知在他本身有一個最初就存在之想像的同情本能，由把握着的和證明出的類似，去允許他推測並感覺別人底快樂，推測並感受別人底痛苦。從生活底開始之時，我們在獸性的利己主義旁邊發現同情的感情，準備着一切人們在累世的打戰後之弟兄般的講和。

最後，從他的生活開始之時，同樣也在他的思想最初的表示以前，人就有了這個可以叫做統一官能的。他的智識運動最初的表示，便是把萬物，萬形和萬力（即一切存在，一切形式和一切力量——譯者）歸結起來，括約而成一個曖昧地會合着的統一。原來玄學底本質，同樣是探求全部的統

一，來包羅萬象萬法(即一切現象和一切法則——譯者)，這就是怎麼樣可以把人，從他出現之時，叫做玄學動物底緣故了。

此統一底最初官能是有證據的，這就是在語言之自發的創造中，用牠的字底各等級——只是代表觀念之各等級的，——來互相含蓄彼此各等級，用牠的口頭的各範疇來翻譯智識的各範疇。

總括一句。在腦子中，以美術的官能，想像的同情和統一底需要之故，已經有了一些涉入經濟生活底基本衝動力。在我所說這樣的條件下，我贊同馬克思底說法，一切後來的發展，只是經濟現象在腦子裏底反映。

注意呀，還要說一次的，就是我不把智識的本能與經濟的力量平行，我不想把我們傑出的朋友加布里依·達魏爾(Gabrielle Deville)，在幾個月前，很嚴厲地驅散了底歷史因子底聯合，重行組織起來。否，我不願意使智識的本能與經濟的力量平行；但若沒有把我剛才所分析底原始動力扮演於

人類的腦子中，已證明的經濟現象之透入於人類的腦子，就成爲不可能。看吧，這就是爲甚麼我不贊同馬克思說一切的宗教觀，政治觀，道德觀，都只是經濟現象底反映。在人中，有這樣的人和經濟環境底互相透徹，以致沒有可能來分析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要使牠們這個隸屬於那個，首先就須把這個與那個抽象起來。然而抽象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沒法切一個人爲二，而離解他身上底機體生活和意識生活，我們沒法切歷史的人類爲二，而離解他內面的理想生活和經濟生活。這就是我的論綱，在希臘哲學中可以找得出部份的確證的。

希臘人不是從究明經濟衝突開始，找出建設城市秩序底法則，如貧者與富者底對立及和解，其次才來把他們的經濟秩序底觀察施之於宇宙。否，他用同樣的瞭望，同樣的概念，聯合經濟現象和自然現象。你看赫拉克利特 (Héraclite)，安卑朵克 (Empédocle)，亞納克薩曼德爾 (Anaxamandre)

吧。他們證明原素底矛盾和關係於統一的公式之中。而這些原素屬於自然的，如熱，冷，光，暗；屬於生理組織的，如健康和病痛；屬於智識生活的，如完美和不完美，平等和不平等，來源至為不一。然而他們把這些對立，無論是取之於自然或社會，都編成一個統一的表。在赫拉克利特，同一“Cosmos”（即宇宙之意——譯者）這個字，一則用以公式地說明從相反物之和解生出底世界秩序，一則用以公式地說明從各黨派之和解生出底城市秩序。這是希臘思想家避開社會混亂以把握世界秩序之唯一的看法。

只能用太長的同時又是太簡的某些話，來對問題略為說說時，我即寄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一個別的問題，要求解釋。我給他們說的，就是這個：

假使你們有一分辨（對於那個我是確定的），那你們對於經濟運動和人類運動底方向，有什麼判斷呢？

單說一個生產形式繼承一別的生產形式，是不夠的。單說奴隸制度繼承喫人制度，農奴制度繼承奴隸制度，工錢制度繼承農奴制度，而集產主義制度或共產主義制度又繼承工錢制度，也是不夠的。否，須要吐露真情。有進化或進步麼？假使有進步，甚麼是我們用以測量人類發展之各種形式底決定的和最後的觀念？並且還有呢，假使你覺得這個進步底觀念過於玄學，把牠拋開，那末爲甚麼歷史的運動是這樣規定的，一形式一形式地進行，一經濟階段一經濟階段地進行，從喫人制度到奴隸制度，從奴隸制度到農奴制度，從農奴制度到工錢制度，從工錢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沒有別的樣子呢，爲甚麼要依某種動力，我不說是依某種天神的命令，因爲既留在歷史底唯物主義觀和實證主義觀內面，當然不能那樣說，但是，爲甚麼人類的發展一形式一形式地隨着某種的方向而不隨着別一某種的方向？

對於我，那些問題底理由就簡單。因爲我要把

人當作人去承認人底行動，即我曾經說過那些人類的創始的力量底行動。

這明確地是因為生產底經濟關係依存於人，在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互助（一譯連帶性——譯者）未曾實現底時候，沒有一個生產形式不包含着固有的矛盾的。

斯賓羅莎曾經令人嘆賞地證明了一切暴虐制度，一切人對人之政治的或社會的掠奪之內在的矛盾。這並沒有立足於抽象的權利觀點，只是明示出人在那裏處於事實底矛盾面前。或者是，暴虐政治使牠所壓迫着底人受很多的痛苦，以致他們⁸不怕暴動後底結果怎樣，被壓迫者遂叛亂起來，反抗壓迫者。或者是，壓迫者為防止叛亂計，在某種限度內審慎處理他屬下底需要和衝動，而準備與他們以自由。這樣，不論何種形式，暴虐政治以力量底發動，便應該歸於消滅，因為這些力量是從人們身上來的。

人對人底掠奪一天沒有告終時，那些情形一

天也就同樣地存在。黑格爾還以極頂的精確說過這話：“一切政治的或經濟的暴虐之固有的矛盾，就是牠不得不像無生氣的工具一樣待遇人們，——他們不論是誰，從沒有想到依着惰性放下這些物質的機器。”你們要注意，這個矛盾一則是邏輯的矛盾，一則是事實底矛盾。

因為在人底觀念，即稟賦有感覺性自動性及反省構思底物體，和機器底觀念中間，有了對立，所以說是邏輯的矛盾。因為當使用人這活的工具如死的工具時，就在強着人使用為己服役底力量，成就一個不調和的與不固定的社會構造，所以說是事實底矛盾。這是因為這個矛盾犯了人底觀念，同時又犯了使力量供人利用那個機械底法則，因而歷史底運動一則是反對減低人底聲價那種制度而有之意識界底唯心主義的抗議，一則又是反對一切暴力的和不穩的社會調整而有之人類力量底機械的反動。噢！制度是甚麼？牠是雙重的矛盾物：因為在除開煽動起戰爭以外，迫使人殺害人，

克制我所說過底最初的同情本能，是爲道德的矛盾；——另外，人本有某種能力營合規的勞働，牠在生產上竟使他成一種只能掠獲以利用其皮肉底牲畜，是爲經濟的矛盾。從這時起，奴隸制度誕生於世了；因爲人底牲畜化，損害同情本能少些，而調理主人底利益，從人底勞働取出的很多，爲人底實體所不及，更加好點。

對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工錢制度，我們都不難做同樣的論證。從此以後，我們明白，從人和人所造成底習慣中間，生出一切歷史底運動，而後如其(指運動——譯者)限度達於經濟秩序，又造成一個適合於人底習慣。人類所穿過底經濟形態，違反於他的觀念的，漸次減少。這是人類在實現他自己。並且，在人類歷史中，不僅必然的進化，還有理性的指導和理想的意義。所以，人沿着無數世紀，在切望對於人比現在的秩序較少矛盾而又爲此現在的秩序所準備就底社會秩序過程中，都只是切望着正義，要求實現。人類道德觀念底進化就

這樣地爲經濟形態底進化所規定了。但是同時，人類在穿過這一切繼續不斷的調整（即社會改造之意——譯者）時，自己反省着，而又自己肯定自己。不論環境，時間，和經濟要求，有甚麼樣的不同，總是從奴隸，農奴，無產者口中發出之同樣的怨聲和希望。這個人類底不死的聲息，也即是被呼爲權利那個東西底靈魂。所以我們無須乎把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對立。牠們混合成一個統一的和不可分離的發展去了：因爲我們不能從經濟關係中抽象出人，從人中抽象出經濟關係；而歷史是照着機械法則展開出來底現象，同時又是照着理想法則實現出來底願望。

在這些說法後，全部的生活進化還不是如同歷史底進化麼？無疑的，生活只是在環境和先存的生物條件底作用下，從一形態過到別一形態，一種類過到別一種類。所有生活底發展都能感受唯物主義的解釋；但同時可以說集合在最初的活粒中那個生活底創始力量和星球的存在底普通條件，

預先決定一般的運行，如同生活底圖樣決定於我們的星球。這樣，沒有數量底物，進化着又是受制於別的法則，以深默的願望，共同努力來實現一個生活底計劃。生理的生活底發展，與歷史的生活相似，是唯心主義的和唯物主義的共同成就。我給你們提出底綜合論綱，連繫於一個更普通的綜合論綱，即僅為我所指定而未加強牠的那個。

然而，回到經濟問題上來，馬克思自己沒有把觀念，理想，進步，權利底意見，採入於他的歷史觀中麼？他不僅報知共產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秩序必然的結果；他還指出那使人類衰弱底階級對抗要在共產主義社會內宣告終止；他又指出，豐滿的和自由的生活要破天荒地為人所實現，勞動者同時有了工人之神經的纖巧和農民之安靜的生氣，人類便更幸福的，更高貴的，直立於新的地球之上。

是不是承認正義一名詞在唯物史觀中同樣的有意義，而我給你們提出底和解論，從此以後，不

是要被你們接受了麼？

波爾·拉發格
在巴黎拉丁區

給

巴黎集產主義學生團

底

講 演

冉·翊海時講演

底

答 覆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二日

女士們和先生們，

你們明白我曾經猶豫了一下才來負擔答覆弱海時底任務。他的狂烈的辯才，鍾情於玄學底最抽象的論題。正當他講演時，我給我自己說，你們也應該給你們的自己說：這個奇人同我們一起，真是幸福。加爾摩(Carmaux)底鑛工，對於使他們罷工得勝底社會黨，富饒地完盡其經濟義務，把弱海時從大學中解放出來而投身於政治運動。

因此，今晚間，你們就不是召集底演說的辯論會，然而也要作觀念戰鬥之用。設或你們不能要求

我要有弱海時底辯才，你們應該要求我維持這個討論於他所位置底哲學的高度之上。我將辦到那樣。這個說了後，我們就直接走進本題。

笛卡兒派底哲學囑咐我們，一個討論要在把爭辯底界限確定了後才開始。因此，我們首先提出我們所要解決底問題。

我們今天知道，一切民族，在他們已達到底某種文明程度，通同都有同樣的起點：通同都以野蠻人為祖先。

這種野蠻人，棲息於森林中，以地上和水內底自然生產物為養料，像野馬一樣，聚合成三十人到四十人底小部落，來備辦自己的食物，怎麼樣能夠變成開化民族，生活於堆有若干千人若干萬人底城市中，而那些城市用煤氣和電氣來照耀，用鐵路來交通，那些居民，又分化成仇視的階級，且為無數不同的技藝和職業所專門化呢？

別一個問題又來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起來。當弱海時給你們說一切語言雖極端不同而能引到同樣的文法形態時，就把那個問題（指前句底“別一個問題”——譯者）信號似地報知你們了。我們既然是說到語言底問題，我就順便喚起你們注意一個現象，牠會把我們所研究底問題擠出來。凡是於我們有一個抽象意思底字，在發明字底野蠻人底頭腦中，都以一個具體的意思來開始。例如“Nomos”一字，在希臘當作“法律”這個抽象的解釋以前，義訓“牧場”，“住所。”我們的“Droit”一字，解為合於正義之意的（即“公平”，“正直”等意——譯者），起頭是一個也不灣也不曲底東西（即“直線”——譯者）那樣講法。那末，我們還不應該在這語言學的現象內面結論出：具體在人類的頭腦中產生抽象麼？

弱海時在語言裏證明出底統一，在一切人底精神表示裏，在宗教裏，同樣在哲學和文學裏，都找得出來。因此，我們的奶母戲弄我們幼稚的想

像力所講那些傳說和故事，大部份是從野蠻時代或半開化時代起源的，都能在地球上一切民族中找到。風俗底小說，——注意這是並不曾有高級的文學形態的，——遍傳於一切資本主義民族中。

民族底比較史給我們指示出那些事情，並且通同都經過了一樣的家族形態和政治形態。有理由被稱為歷史哲學之父底維柯(Vico)，曾經說過有：“一個理想的，不朽的歷史，即為一切民族底歷史在時間中經過的，從人們動身來馴化自己之某種野蠻底，兇暴底和獸性底狀態而來。”因為一切民族都沒有走到同樣的馴化境地，馬克思遂加一句道：“工業最發展底國家，才能給追隨牠於工業階梯上底國家，指出牠們自己將來底影像。”我們的具有天才的拉馬克(Lamarck)底偉大門徒，偌夫諾瓦·聖希乃爾(Geoffroy Saint Hilaire)，想到植物動物底構成，有“一個計劃上底統一。”

應該根據同一的計劃，在世界本身中來探求人們，動物和植物底進化原因際，或者應該探求牠

們於世界之外呢？

自然神論者不遲疑地同福祿特爾(Voltaire)回答的是，像鐘錶匠預先假定鐘錶一樣，宇宙是需要一個創造者。但是這個簡單主義的解決，在野蠻人都找得出來的，並沒有解決了問題，牠只是把問題向後面推，因為，如果宇宙假設得有一個創造者，那創造者在他的輪次上，又需要別的一個創造者。最初世紀基督教的哲學家(Gnostiques)主張耶穌是耶和華底兒子，因為牽涉及野蠻的猶太人之獸性的和醜惡的性慾，轉到耶和華名下，遂以為他是一個未知的上帝底兒子。自然神論者的解釋，絲毫沒有解釋着，不合於科學的精神。你們打開任何科學書，都撞不倒上帝底名詞。化學家，生理學家，地質學家，天文學家，不求助於上帝這個便利的假設，而努力地來單用物質的性質，解釋他們所研究底現象。縱然每個學者一樣需要上帝來充作非其研究領域之諸現象底原因，他總是要驅逐上帝出他自己的科學之外。歷史學家因為歷史還不是科

學，所以往往靠着上帝給他所不能把握原因底事實以解釋。馬克思曾經驅逐上帝出牠的最後藏身處——歷史之外：在我們使用此共產主義思想家底唯物主義方法時，我們就會創造出科學的歷史。

黑格爾是個唯心主義者，弱海時曾經部份地採用過他的理論，却不相信有上帝預先存在於世界之上；反之，他想是有一個不朽的‘進化。’在他，‘觀念’是先於一切而存在，但被歸結成一個原子的表明，與他自己對立，而又隨着對立構成新樣，生出第一個合題。這合題，在牠的輪次，成爲正題和反題，其次成爲合題。這第二個合題，在他的輪次，又成爲一新的三位一體的系列之起點，由此遞推。‘觀念’在機械地自行發展底狀況中，外界化了和分婉出了合於他的影像底世界。

弱海時轉身後退也沒有好遠：他使用柏拉圖(Platon)底方法。柏拉圖在研究時，把他的觀念等級化時，高昇到‘善’之至高的和絕對的‘觀念。’弱海

時分析和類別我們這些文明人在我們的腦中才有底‘正義’‘博愛’諸‘觀念’，倒沒有到‘正義’和‘博愛’底絕對‘觀念’，但是在牠們最小的表明方面，却是住於野蠻人底頭腦中，而無意識地睡眠着。這個‘觀念’當牠自己覺醒時，就與外面的世界相矛盾，牠遂與外面的世界爭鬥，直到牠解決了矛盾底地步。這樣就使歷史成爲戰爭之不斷的連系，常常以‘正義’‘觀念’底勝利來決定。

現在我對於弱海時底理論作第一個反對：牠（指弱海時底理論——譯者）是無力供給世界之解釋的：因爲這不是一個‘正義’‘博愛’底觀念在指導植物界和動物界底機體進化；而今天底哲學應該包含全部的宇宙。

其次我要問他：爲什麼你停止於野蠻人底頭腦那裏？爲什麼不降下得更低點，不在動物底頭腦中去探求‘觀念’？牧羊人底狗或守門底狗十分完善地有義務之感覺，而當牠犯了過錯時，也知道得明白。你能給我說這些義務底觀念是反狗的，而爲人

所灌注於狗底頭腦中的麼？但野蠻的動物，結羣生活，如水牛和烏鴉，有牠們自己的義務底觀念。壯水牛爲保護牝的而遭殺。青年的則死於爲羣；而被放在步哨地位底烏鴉，注視地平綫，好報信於啄種粒子喫底朋友，說播種底農人來了。

因此，可以在動物裏找得那些呈現於意識狀態中底觀念，弱海時却位之於野蠻人頭腦內底無意識狀態之列。但是，爲甚麼到動物就停止，而不探求觀念於原子的狀態。我給我自己這樣地說，在無定形的原形質中，應該形成細胞，即人列於首之有機連系底起點。

我還要問弱海時：爲甚麼限於道德觀念，爲甚麼不注意於科學觀念底起源？爲甚麼不自問，只存在於若干千數化學家腦中底原子論，不無意識地睡眠於沒有頭腦底牡蠣中？既然思想只確乎是一個物理——化學的現象，一個運動底變形，爲甚麼不像唯物主義者，說一切應該存在於一切內？但是，就說了那些，也不能給我們解釋觀念怎樣生出

於人類的頭腦子裏面。

弱海時曾經告訴我們，視聽官能是高級的，因為動物若是稟賦得有牠們，便能夠享受自然底和諧及太陽底光輝。手，因牠有對立的拇指，才是猴子與人們底特徵，而弱海時竟把視聽官能放在手以上！手創造了人。但是我回答他，視聽官能斷乎只是覺知的感動性之地方化和特殊化（或譯專門化——譯者）。缺乏眼睛底動物，用牠們一切皮膚的表面來感受光線；同樣，植物細胞也只有太陽底作用下才產生綠的物質。說明了這一切，還是不能給我們解釋感官諸機關底形成。

你們可以看出，在弱海時與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底討論，要回來爭辯觀念底起源和形成。這個問題曾經占着而且將來還要占着哲學思想底領域。

笛卡兒以為我們生來就帶有普遍，原因，結果，……底先天觀念。洛克(Locke)起頭，恭第納克(Condillac)和唯感主義者繼其後，都恰相反地相

信着凡是在悟性中的首先存在於感官中。第得諾 (Diderot) 說過，悟性是一個淨光的桌面，自然現象在其上雕刻出牠們的印象。在希臘人一切思想通衢底進口，就可看出他們已經在辯論觀念起源底問題。柏拉圖主張我們的‘正義’觀念是絕對的‘善’之觀念底記憶，正當蘇格拉底 (Socrate) 底先生，亞奢納士 (Archélaus)，說國家底法律就是道德觀念底源泉時。在實際上，我們可以證明，那些最成爭點的意識都是滿足於奴隸制度的，奴隸制度到處俱為法律所承認。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繼續亞奢納士和洛克底論綱來補足和添加。對於文明人要確定他在甚麼時候獲得某些觀念是不可能的。牠們(指某些觀念——譯者)不是從上天落下來，牠們只是為我們的祖先底實驗所獲得；而祖先由後裔底長序列所牽連着底腦子遺傳於我們，以致我們照這樣得於自自然然中底某些觀念，因而顯出先天的樣子。

二

只有人和動物(應該指是高等的——譯者)才能夠思想,因為他們有腦子。腦子改變(變形——譯者)感覺成觀念,如像發電機改變(變質——譯者)運動成電氣一樣。這是自然,或者寧肯說是自然環境,好免得如同十八世紀哲學家所做那樣,用了把‘自然’理想化爲玄學本質底詞語;這是自然環境形成腦子和其他的器官。在此,我又要插入幾句。我所以故意說其他的器官的,因為,同樣的理由,靈性主義者(或精神主義者——譯者)把人從動物序列中分出,使有靈物底價值,上帝好來在地上爲他受磔刑之苦。唯心主義者也照樣地孤立腦子於其他的器官之外,把牠的機能,即思想,隸屬於重建幻術底利益之下。

自然環境創造了人底器官和腦子後,又攜帶牠們達到一個很完美的程度,以致牠們能有最特別和最奇絕的適應。因此,當有些世紀,基督徒和

文明人販賣非洲黑人與殖民地當奴隸時，這些黑色的野蠻人，未開化人，其教化程度距文明人要以若干個世紀計算的，竟能在很少的時間之後，學得文明底技藝。

耶蘇教徒曾經在巴拉圭做了一個社會的實驗。我所知道那個最當注目的，對於我們社會主義者，有一首要的重要。因為牠指示出，一個民族，從移植到新的社會環境時起，能夠以某種非常的迅速，發生變化。耶蘇教徒這些無可與比的教育者，和博學的勞働榨取者，曾經把一五〇，〇〇〇個底野蠻人造成開化的人民。

隱處於巴拉圭印第安村內底瓜拉里人（Guaranys），遊行森林中，只有弓和木棒作武器。他們僅知道粗淺的農業，栽種玉蜀黍。他們的悟性發展得很少，計算數目只能到二十，而且還必須要屈他們的手指。一個指是一，二個指是二，一隻手是五；一隻手又加他一隻手底一個指是六，兩隻手是十，兩隻手又加一個腳趾是十一，兩隻手和一隻足

是十五，兩隻手和兩隻足是二十；以後的數就稱為多。最低等的野蠻人常常用他們手指和腳趾來計數。因此，數目，這個存在於文明人頭腦中最抽象的觀念，開頭在野蠻人底頭腦中，是一個有形物（或譯物質的物件——譯者）底反映。當我們說或想一，二，五，十時，我們不看任何物件。野蠻人就要看着一個指，兩個指，一隻手，兩隻手（註）。這是很確實的，在亞刺伯數字輸入以前，為文明人用了許久底羅馬數字，是取象於手的。I 是一個指 II 是二個指，V 是一隻手，像拇指和小指直立三個中指屈下底樣子；X 是兩個 V 即兩隻手底對立。

（註）文明人底小孩，也同野蠻人一樣，當他們計算數目時，常常用一些有形物來表演，這是往往而然的。

耶蘇教徒使巴拉圭底野蠻人成為靈巧的工人，能夠做最困難的工程。看沙納烏瓦（Charlevoix）說及他們的話吧：

“傳教會底印第安人有至高程度底模倣才能。只須給他們指示一個十字架，一個蠟臺，一

個香爐作模樣，使他們再行製造，結果，我們難於把他的作品與模型分別清楚。他們製造他們的音樂器具，最複雜的大風琴，都只須把他們所有的一加檢查就能夠了。對於天文學的地球儀，土耳其式底氍毹和工廠內都很難造底東西，也是一樣。”（註）

（註）沙納烏瓦（Xavier de Charlevoix）——“巴拉圭底歷史”，巴黎，一七五七年。

博物學家阿耳比尼（Orbigny），在一八三二年參觀巴拉圭底印第安村，即在耶蘇教徒被驅逐後已經解體了的和破壞了的情形中，看見這些野蠻人所建築並用雕繪裝飾“於中世紀風味中”底禮拜堂，嘆嘗不已。

但是，這些技藝和美術，以及適應於牠們底觀念，都不是在野蠻的瓜拉里人底手和頭裏，先天地存在着。可以說牠們是被注入於其中的，正同奏魏爾第（Verdi為意國樂譜家——譯者）底音節於野蠻底大風琴內。這是耶蘇教士給予他們底教育之

力，才使他們獲得這各種的技藝和思想。我們至此就到了人加於人之直接的作用這一境地。然而這是人底器官和腦子沒有別的方法來完成麼？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底現象是，實驗是不發展他的器官底技術能力和不修改他的思想麼？

‘正義’底觀念，依弱海時底說法，以無意識的狀態睡眠於野蠻人頭腦裏的，只是私有財產建立後才徐徐插入於人類的腦子之中。

野蠻人沒有任何‘正義’底概念，他們也沒有這種字來表明這樣的觀念。頂多他們曉得報復刑底法律，以傷償傷，以眼償眼。這個報復刑斷然只是變形的反射運動，好比有物危脅眼珠時，眼皮即行閃閉，受着打擊時，手即突然伸出。在野蠻人所生活之很發展的而且是共產主義的社會環境內，因私有財產方才萌芽，正義底觀念便非常模糊。在這個見解上，我給你們引出須彌爾——梅納（Summer-Mayne）底意見，即弱海時也將不反對其高等的哲學價值的：

“在法律的觀點上，梅納說，印第安人村子那裏也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一種損害中底受害者不怨恨個人的悖理，但是大家爲抱不平，以致全個小社會底秩序爲之騷然。——另外，習慣法沒有賞罰權。——在對於村議會底決議不服從底希罕情形時，唯一的處罰，或唯一的確定的處罰，似乎就只是一般的非難。”（註）

（註）H. S. Mayne.——“在東方和在西方底村落公有財產制。”

洛克，像十七十八世紀底哲學家一樣，使用幾何學底演繹方法，竟至想到私有財產生出正義觀念地步。他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中，明顯地說：“凡全然沒有財產權底地方，就全然沒有不正義（或譯不義——譯者），這一個定理也與任何歐幾克里德（Euclide）底證明一樣確實：——財產底觀念即是對於物底權利，而與不正義這名詞相適應底觀念，就是這個權利底侵入或違犯。”

假使“正義”底觀念，照洛克底想法，只是私有

財產結果，而出現於其後，那末，偷盜底觀念，或者寧肯說，不加思慮而佔有所需要或所願欲之物品底傾向，就是相反地很發展於私有財產建立以前。共產主義的蒙昧人和野蠻人對於物質財富底態度，與我們的學問家和著作家對於精神財富底態度一樣；照摩利耳(Molière)底語句，他們取他們的財富於一切找得出來底地方。但是，自從共有財產為私有財產所代替以後，這個自然的習慣成為了偷盜，犯罰。

共有財產所印入於蒙昧人和野蠻人頭腦中底觀念和感情，在私有財產之令人悲傷的產物——基督教的有產者看來，覺得非常奇怪。

黑克威爾德(Heckewelder)，這個摩拉梧(morave)的傳教會員，在十八世紀，生活於北美洲那些還沒有為基督教和有產階級文明所腐化之野蠻人底環境中十五年後，說：

“印第安人相信‘大神’(Grand Esprit)創造世界後，一切包含其中的都為人們共同的財

富。當牠繁殖人民於地上而又充實獵品於林中以後，就不是爲着某些人底利益，而是爲着大家。一切東西是共同地給與人們底兒輩。凡呼吸於地面和生出於田內的，凡生活於河裏和水裏的，一齊爲全體人所有，而每個人都應該有他的一份。

“接待人客在他們不成其爲道德，只是一個不可抗的義務。他們覺得與其由於未滿足外人，病人，貧人底需要受忽略義務底非難，寧肯自己不喫飲食而睡：因爲那些人有共同的權利求得公共財富底消耗；因爲飼養着底獵獲物，取自林中，在俘獲以前是大家底財產；因爲菜蔬和玉蜀黍，即爲人所供給的，也是生長於公共的土地之上。”

耶蘇教士沙納烏瓦，在他那方面，也曾在沒有爲基督教和地主的道德所開化之野蠻人底環境中生活過的。他在他的“新法蘭西底歷史”裏頭說：

“紅皮人底博愛精神，有一部份無疑地來自

“我的”和“你的”如聖冉·達·克利梭士朶謨 (Jeant de Chrysostome) 之所謂冷酷話句的，還全然沒有爲野蠻人所認識。他們給與孤兒寡婦殘廢人底關照，以一個很可歎賞的形式做出來底接待，不過是一切對於大家都應該共有那個信念底結果罷了。”

私有財產，在定出你的我的之分別後，不僅滲進正義觀念於人底頭中，並且溜入一些感情於人底心中，深根固蒂得非常，以致我們相信成先天的，而在論及時我必要大行詆毀給你們聽。然而，很確定的，就是當人一天生活於共產環境裏時，他不知道男性的嫉妬和愛情。婦人和男子這時是多夫多妻的：婦人有好多滿意她的，就嫁好多丈夫，男子能娶得好多婦人的，就娶好多婦人。而旅行者給我們帶回來底報告是，這一切勇敢的眷屬生活得很歡樂，比令人悲傷的和利己主義的一夫一婦家庭內底份子，更加團結得緊些。但是，自從私有財產設備以後，男子買他的婦人留作他個人之階

性傳種者底享受：嫉妬是一個所有權變形的感情。父親只記念他的兒子，當他有財產要遺傳時。

充滿文明人頭腦底‘正義’觀念，和立足於我的你的之上底‘正義’觀念，在將來公有財產代替私有財產時，要像惡夢一樣地歸於消滅。

弱海時曾給我們說，‘正義’和‘博愛’底觀念與社會環境衝突，產生人類的運動。但若那個說法是真的，便不會有歷史的進化。因為，從沒有人不出自原始的共產社會，而在那裏面，‘正義’不存在，也不能存在，同時，博愛底感情比任何別的社會環境更能自由表示。

‘正義’底觀念與社會環境底現象發生衝突之時，是沒有的，反之，倒適合於那個社會環境底現象裏頭。

唯心主義者，尤其是最實證主義的，肯定‘正義’觀念和‘道德’都在進步之內。這個理論是為討好於資本家的，因為他們正在把他們的工商業實施，當作道德行為。但是，這個對於孔德（Auguste

Comte),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和其他同屬學院派的近視眼之透徹的有產階級哲學家很珍貴的‘正義’和‘道德’之進步的進化, 要承認其存在, 是很不容易的。

許多事實反駁這個合意的理論。在不立基於商品生產底社會中, 自己生產的和役使奴隸生產的, 都不在為賣而在為家庭的消費, 商業大受其輕蔑。“商店能夠出來有甚麼可尊敬的呢?” 西塞羅 (Cicero) 說。只有被輕視的和可輕視的人們才做銀錢底交易。於是道德和宗教遂處罰金錢底利益為賊物。耶和華自己禁止猶太人稱利息底借貸; 他只許那種借貸施於成為仇敵底外人, 作反對方法使用。天主教的禮拜堂, 本已成為給資本階級效一切勞役底僕人了, 然而却宣告牠對於銀錢底利息底擯棄。但從有產階級掌握政權時起, 這個道德改變了: 有利息底借貸成為不可侵犯的神聖。一七八九年第一批法律中底一個, 把從今以前不過被寬恕的銀錢利息, 宣告為合法, 予以正式的承認。‘公

債大書’成爲‘金書’，‘有產階級底聖經。’放債人和銀行家底手藝成爲可尊敬的，也同樣是被尊敬的。靠定期進款來生活，即是說靠銀錢利息來生活，是有產階級社會中一切份子之最高的欲望。所以有息借貸儼然像道德底高級形態，縱使依孔德，斯賓塞和別的‘正義’‘道德’之“可完善的可完善性”底嗜好者，不以爲是最高級的。很多生活於銀錢交易中底資本家，在這個問題上，贊成他們的驚人地敷淺的哲學家底意見，這是再自然沒有的。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願意廢除資本主義賊物，我們不得不承認封建的王侯和希臘——拉丁古代底貴族，在他們把有息放債者作竊賊待遇時，有一個道德底更高的見解。

‘正義’和‘道德’隨歷史時代而變化，牠的進步，無非在圖適合於統治階級底利益和需要。馬克思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底“共產黨宣言”中說：“除開智識的生產隨着物質的生產而變化以外，思想史還證明甚麼？一個時代底統治觀念從不會外於

統治階級底觀念。”

根據支配階級底需要和利益來修改底‘正義’與‘道德’，被他強迫地加之於被壓迫階級。可是，這種‘正義’與‘道德’，縱然反乎被壓迫階級底利益和需要，最後還是歸於接受了。

我們中間有誰個同意工人說：“很宜使主人底錢給他生出利息。”一切手的和腦的無產者都在這樣地想。勞動者，這個銀錢利息底犧牲者，承認了牠（指利息——譯者）的正當和神聖。由此，他就承認了資本家的剝削，為使主人從他的銀錢中抽出利潤，遂讓這資本家的剝削每天向他奪去其勞動結果底一部份。

被壓迫階級開始不用‘正義’和‘道德’底名義來規定他的要求，而用一些通行着底名義。他所要求底權利，是合於被壓迫階級利盜底‘正義’允許他的。看這個歷史的例證吧：

說在好戰爭的社會裏勞動被人輕視底話，完全不確實。伊利亞德（Iliade 荷馬底敘事詩——譯

者)底英雄,還是看守他們的畜羣和耕種他們的土地。他們往往自誇他們能夠使耕出底犁痕成完善的直綫。羅馬底貴族和希臘底耳巴脫利得。(愛臥利陽(éoliennes)的大族之後裔——譯者),放下劍楯,站在犁頭後面。中世紀底封建君侯,正當其爲扈從和侍童,服役於貴族家庭裏時,就開始爲騎士底學習。在這些時代,人所輕視的,只是勞働底賣出。賣出勞働底人,收得工錢底人,是自降其身於奴隸之列,他像奴隸一樣賣出自己,失掉了自己人底尊貴。可是,這個降等的行動,資本社會中底自由人天天都在幹。手底無產者,像無產者之腦底無產者,只是唯一的偏於自己底出賣,出賣他們手工的勞働,出賣他們智識的勞働,——即出賣思想這個神聖的東西。克塞克西士(Xeuxis)列出他的表,說,波斯王所有底金子都不夠支付。我們的梅松尼(Meissonier 爲法國畫家,此處是用似代替一般畫家的——譯者),把他們的畫,以一點當百蘇(Sou 爲法幣,值五生丁——譯者)底錢來補償他

們的布底子底價格，賣給支加哥底醜商人或馬楷(Mackay)，拿去時或地丟在廁所之中。

無產者只有也只能有一個理想：盡可能地善賣他的勞働。以恰當的工錢支付恰當的勞働日，是世界全體勞働者聯合會底格言。無產者只是在賣勞働不能得恰當價錢時，才發生怨恨。而且也只是在工人階級不能達到資本階級之降等的和下賤的正義時，才開始想到反抗。

三

自然環境作用於人的，就是這樣：要在熱底四十度和五十度底赤道下，同時又是與兩極相近那些水銀可以凝凍底地方，才能生活。真的，這是人與鼠共同分享底財產，值得注意的財產。自然環境底不同，把人類的品質分歧為若干不相似的種族。

但是，人，亦如海狸和其他動物之所為，自己組織起來，以求生活於人為環境，即是說為人類的

技巧所產出底環境。這些人爲環境遂繼續自然底事業，改變自然人，完善他的某些性質，並消滅其（指性質——譯者）若干，而創造出社會的人。牠們（指前句“這些人爲環境”——譯者）抵抗自然環境之殊異化的行動，恢復人類品質底統一。

位於同一緯度底自然環境，呈出差差不多同樣的動物和同樣的植物，爲這個緯度所特有。一樣的情形，由相似的經濟生產底形式所構成底人爲環境，也在人們底風俗，家庭組織，政治組織，宗教和哲學中，呈出一個大的類似。因此，任何地方，只要是生產底資本主義形式統治着的，那就在冷的加拿大，也同在熱的意大利，和新的澳洲大陸一樣，都可找得出先行限制選舉繼行普通選舉底議會制度，折衷於通姦和賣淫之一夫一妻的家庭，自然神論者和唯心主義者的哲學。這個類似，不僅在許多世紀以來即生活於同樣的社會發展那些民族中觀察得出，並且在歐洲運動底範圍之外而進化到跑過同樣階級之各樣人種底民族中，亦觀察得出。舉

例來說，日本人在輸入機械工業時，即突然從封建制度環境跳到資本主義環境；他們就改變他們的政治制度，法律，以至衣服；他們戴起我們那個醜的獵帽；並且稍前一點，確實的，他們將還要有他們的巴拿馬(Panama)和他們的盧魏掩(Rouvier。)

所以，人，用他所建造底社會環境作中間物，而成爲他自己的創造者和社會命運底主人。但他的行動是無意識的(或譯不覺悟的——譯者)，而且把他的行動與他的觀點對立。因爲，這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常是達到他所不能預見而且反乎他的計劃底結果。資本家就是這樣，爲增長他們的階級底家財，曾經引入了並發展了大機械工業，而沒有計算到破壞小工業時，會毀滅那用作他們與無產階級中間之緩衝物底中等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國民兵成羣地跑到巴黎附近的城市，去屠殺六月之日底“分產者”，來保護那些白亥爾(Péreire)和虎兒得(Fould)們，因爲他們應該金融地殺害“分產者。”但是，在一八七一年，雖然吉爾士(Thiers)再

發些號召書，也沒有一個國民兵退出列子去攻打宮閔納(Commune 當時工人革命的市政府——譯者;)只有菲里克士·福爾(Félix Faure)先生，我們的大總統，才到了場;他從哈佛(Havre)帶一個水龍來撲熄凡爾賽派所點起底火。財政家和大工業家，大商業家在吞下小有產階級時，吞下了他們最好的防衛者。民衆的智慧是明白這個歷史法則的，所以諺語有云：“人自己活動，而上帝則爲之引導。”上帝在這個事情中就是經濟的生產。

這是生產底必然性引導人類，並非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正義觀念。要論證這個理由，我覺得是沒有更明白於奴隸制度底歷史了。

據唯心主義者所說，奴隸制度有這個二重性的命運：即牠是爲博愛所引起;又還是爲博愛所廢除。——人，從對鄰人底愛開始在他心中發光時，就停止喫其同類底事情。然而，喫他是給他以愛底好證明：天主教徒底評價是，予上帝以愛底更大的證據，就只有是喫牠於祭品底形態之下，才有可

能。

實際上，我們只得把停止喫人底事，歸諸經濟的原因和婦人底影響。最初，全部落底人，小孩婦人，男子，都分享這種人飯。被喫的就是他們的老年親屬。因為野蠻生活對於那些失其肢體底氣力和彈性底人們，非常艱難，為避免年歲上和生活上底憂慮，只好把他們喫了。但到居住在獵物和魚類豐饒的地方，牲畜底飼養和土地底耕種，有了供養老年人底可能，遂讓他們終其天年，得着好死。然而這個時候底人，依舊繼續喫那些死於戰場底屍首；對於戰爭底俘虜也是一樣。不過只有戰爭者才享此盛筵；婦人却被除外。因此，她們，無疑地以妬嫉之故，嫌厭這件事情，對那列席去喫人肉飯底男子們表現憎惡。而這些受婦人輿論之影響的，結果也廢除了人肉飯。他們只是保存為宗教的儀式。天主教徒底領受聖餐，就是喫人盛筵底紀念。

奴隸制度之引入於人類，必在農工業生產夠足的發展時，使勞動底人可以產出自足的食物而

且超出那個範圍底一些東西，能夠爲別一個人所奪去。

原來，當蒙昧人和野蠻人的部落，因互相爭鬥殺斃多人時，就收養戰爭底俘虜，編入戰士之列，以資補充。到了這時，他們遂收養俘虜使成勞働者。這個辦法，後來還一樣地保存於開化民族中。希臘人和羅馬人之於奴隸，在家庭的祭台前舉行宗教的儀式後，就當作家庭底一份子看待。奴隸給他的名字於家庭：famille（譯作家庭——譯者）一字，從一義訓奴隸底古字famel而來。族長的家庭，實際是立基於婦人底奴隸制度之上的。

奴隸制度在開初是溫和的：奴隸是一個同伴，幾乎等於朋友。亞熱拉(Azara)，以葡(葡萄牙)西(西班牙)領土劃界委員底資格，在前個世紀，曾生活於巴西和巴拉圭底野蠻部落中十多年。因此，他能夠觀察奴隸制度發生時的形態。他寫道：

“門巴牙人(M'bayas巴拉圭最好戰的部族)用瓜拉里人耕種他們的土地，並服事他們。真

的，這個奴隸制度非常溫和；瓜拉里人願意服從他們。主人給命令少，從不用傲慢的辭氣，也不用強迫的辭氣。他們與奴隸分享一切，肉體的愉快也是一樣。我曾見一個門巴牙人在寒得發抖時，把他取以自用底臥被讓給他的瓜拉里人，而且還不使他感覺得他要用臥被。(註)

(註)Don Felix de Azara, ——“從一七八一年到一八〇一年底南美洲旅行記。”

奴隸制度，如阿地塞(Odyssée 荷馬底敘事詩——譯者)給我們描寫的，雖還在主人和奴隸間建立一些友誼底關係，然已經就失掉了牠的人類原始的性質。而在文明進步時，哲學照耀人們時，正義規定自由公民底權利，和道德裝飾他們的命令之罪惡時，奴隸制度便一天一天成爲非人類的；在雅典和羅馬最好的時代，那是不可寬恕的了。

然而，這個非人類的和不可寬恕的奴隸制度，竟爲最唯心的哲學家所承認。柏拉圖引奴隸到他的空想的共和國去：亞里士多德(Aristote)以爲自

然對於某些人打了奴隸底記號；而猶太人和基督徒底惡神，曾指定沙門(Cham)人種供奴隸之役。但是，希臘思想家逆料到，當機器開動而成就他們神聖的勞動如同威爾甘(Vulcain，羅馬人底火神和金神，生而跛，曾設鍊鐵工廠，勞動其中——譯者)底三腳一樣時，奴隸制度便廢除了，耶和華就從不能料到這個。

天主教派的牧師，在研究神學中學得扯謊底方法，所以正當基督教輸入奴隸於美洲而又保存在舊世界時，却屢說基督教曾經廢除了奴隸。其實，聖保羅(Saint-Paul)把信基督教的逃亡的奴隸送還給他們的主人；聖俾兒(Saint-Pierre)，聖阿巨士坦(Saint-Augustin)和一切最初幾個之聖底黨徒，都是一樣，他們教訓奴隸要忠實地服從和服役於其地上的主人，以邀得天上的主人——從奴主和暴君中生出底保護者——底恩惠。(註)

(註)假使天主教的牧師公開地責罰奴隸制度，這不過是為蒙混輿論罷了。其實他們在施行於修道院裏之私立的教育

方面，就辯護奴隸制度。

耶蘇教士巨里(Gury)；已死有十五年了。他著底“道德的神學”，是一本古典的著作，為一切修道院學生所人手一編的。他自基伯爾(Mgr Guibert)後，就為巴黎底總主教，“曾經在近三十年內有極分地改變了法國僧侶底心靈。”在這個題目上說：

“問：人能夠有把他人看成自己財產底權利麼？”

“答：第一，人可以，根據自然權利，把他自己當作可使用的財產，永久賣給別人。因為他既可以讓出他所占有的，又可以在某些時間內把這個財產交結別人，當然他可以這樣辦。

“第二，在原則上，奴隸制度或永久從屬，並不反乎自然權利。在食物底交換內，準備起全部的勞働期待別人，供其使用。”

R. P. Gury, “道德的神學底節本”第二章“主要的財產。”“正義和權利之通論。”

耶蘇教士巨里，以狹窄的論理學者底方法，從工錢制度和自然權利中推出奴隸制度。他的論綱，對於一切辯護資本階級

或許可自然權利之存在底人們，是不可非難的。

奴隸制度是為哲學和基督教所從沒有想到要攻擊，而且還少地是要廢除的，一到生產方法夠足地發展至造成一個人底剝削之幸運的和濫費的形式時，便歸於消滅了。你們把工錢制度與奴隸制度比較一下吧，主人買奴隸後，應該負擔來自變故和死亡底損失；且必須要供養他，就是奴隸得病或失業也一樣；並且還要養他的老；主人不能把奴隸當作狗打。資本家脫去了這些罣礙；他解錢包即可要好多工人招好多工人；而他所支付於勞働日底工錢，差不多與奴隸家（即奴隸所有者——譯者）應該用作養其牲畜之費底數目相當。巴黎馬車（指搭客底大馬車——譯者）公司支出一匹馬底供給費，比一個御車者底工錢還多；而牠們使牠們的四脚奴隸作工，却比使牠們的自由底工錢奴作工要少一半。因此，要說明為甚麼那些很凶暴地剝削自由男婦底資本家，是很熱心的奴隸制度底廢止主義者，只是用經濟的理由，而非用感情的和唯心的

幻想。

正義和道德贊成了底奴隸制度，不僅為統治階級所承認，當作神聖的和自然的制度，而且為被統治階級所承認。古代社會底不幸的奴隸，同樣沒有預料到廢止底可能。奴役的身分熄滅了他們心中一切的反抗情緒，正同牠阻止了主人腦中一切的正義觀念之顯現。因此，正當美國南北戰爭時，還不能夠募集黑人一個充足的數目，來組成反對其壓迫者底軍隊。

但在中世紀就不一樣。封建制度只有用不止息的爭鬥，才能施其壓迫於全國。牠曾戰勝連續不斷的叛亂，和撲滅農民——生活於集產主義的村莊中的——一切的平等情緒與獨立情緒。請聽這個第十世紀農民底反抗呼聲，而且請告我你們曾否聽着過更狀大的呼聲：

“君侯只能夠給我們作惡。他們擁有一切，能夠一切，享受一切，而使我們生活於貧窮和痛苦之中。……為甚麼我們讓他那樣待我們？我們

是人，與他們相同，我們有一樣的肢體，一樣的身裁，一樣的氣力，而獨受痛苦。我們是以百個反對一個……。保護我們自己，向騎士進攻，我們全體一齊地掙扎起來。無任何人有君侯地位於我們之上。我們可以斫伐樹木，取林中底獵物和池裏底魚類。我們得施行我們的意志於樹木，於草場，於川澤。”(註)

(註)“盧底小說”(Le Roman de Rou)。據說他是十一世紀或十世紀的。

農民之有平等底情緒，並沒有等待一七八九年底有產階級底必要。但是，被着牲畜皮子，羊毛戰袍，以棍棒和鎌刀作武器底貧窮農民，反對那些穿起鐵甲底封建王爺，能夠得着甚麼呢？到處，在法國，正如在英國，在德國，都是被王爺們藉牧師和有產者底幫助與同謀，把他們打敗，施行可怕的屠殺和拷問。至今那個為自由的和急進的共和黨人所建立於市政廳對面底塑像，就是在供役於雅格士(Jacques, 是一三五八年農民暴動底名字——

譯者)後,又背叛他們,而交付他們於沙爾納—列一摩衛(Charles-le-Mauvais是法境Navarre王國底君王——譯者)之有產階級的英雄,——埃天納·馬耳捨(Etienne Marcel)。

但是,一到礮藥從化學底實驗室出來即落在工業領域中時,牠就在戰場之上建設起了平等,下命令停止封建制度底死刑。然而礮藥在解脫歐洲於封建王侯之手時,又輸入了別種胡納臥(fléaux,中古兵器之一——譯者:)常備軍。

有產階級痛恨軍閥制度;所以他憎惡驕兵悍將。並且因為他被貴族的野心激發了,要無國性差別地剝削一切人,遂宣布民族底博愛,昭告世人說和平與商業要在他的統治下出現。歐洲有產階級底強固頭腦,為促進這個和平統御底到來,創立了一和平底際同盟。他們開了好些國際的代表大會,來催迫國王,暴君,傳教士,向他們指摘戰爭底可怖,以常備軍招來之愚蠢的用費恐駭他們。這些正義和博愛底使徒,結果因看見常備軍增多於歐

洲，失望起來。兵額添加，戰爭愈加殘忍；他們遂決定假裝成性急的愛國派。如果今天他不在曾宣傳博愛之福音後，說教般地勸民族相殺，那就是為恐懼所使然。所以今天底有產階級已經是由大礮前底肉轉化而成的了。

人能夠，以同於埃米爾·阿利魏(Emile Ollivier)底心那樣淡泊的心，投票贊成一個殖民地的遠征隊，反對大荷美(Dahomey為法國西非洲底殖民地——譯者)底亞瑪若納人(amazones)或麻達加士加(Madagascar為法國在印度底海中底殖民地)底荷發人(Hovas)。因為這些被送到那裏去拿給礮彈洞穿其皮肉的，是農民和工人；但在歐洲打戰，那就須有產者走上戰場，支付他們自己的生命。並且，特別是，自從完善的槍隻和新出的炸藥準備改變戰場為許多平方千呎底屠宰場，使幾十萬人無光榮無英烈地被殘殺於其中以來，那件事情就不大使他們歡喜得起了。

飢荒繼續屠殺而來。因為在實際上，歐洲戰爭

是要把一切壯健的人編入於軍旗之下的。這時，工場空了，收穫朽腐於田中，而沒有耕種的土地又不能有收成。及到戰爭打畢，不論勝敗，兩國人民總是破產，沒有麵包。這時工人便會拿起武器。“有槍底人就有麵包！”——布朗基(Blanqui)說。歐洲戰爭要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引出社會革命來。

——只有蠢人和罪犯才願意歐洲打戰啊！因為破壞機器底發展和完善，一切公民底軍事化，戰爭是成爲不可能了。因此，實現有產階級底理想和廢止常備軍底時候已經到來。

但是，經濟現象，更強於有產者底意志，不願實現他們的理想。今天維持常備軍之存在，倒不是爲作戰，而是爲進行工商業。實際，假使在法國，在德國，在意國，在俄國，解散了軍隊，破壞了一切依存於軍械底工業，而撒出三四十萬壯健的和青年的人於勞働市場，那就會造成一般的失業，那就會造成社會的革命。

悲傷人的有產階級，偶爾之間，也有一個合理

的理想，即他自得到社會統治以來就企圖實現的。在這時候，他自己發動出來底經濟力量，就反對他使理想成爲事實：並且給他證明他不是他自己命運底主人，而只是服從於經濟界底力量。

四

若干千年以來就生活於人類頭腦中底理想，並不是正義底理想，而是和平與幸福底理想，一個在其中沒有所謂我的你的，一切屬於大家，平等和博愛成爲團結人們底唯一關係，這樣的一個社會底理想。在歷史底騷亂時代，曾經有些仁慈的思想家，如柏拉圖，莫爾士(Morus)，甘巴納拿(Camp-anella)，描寫這個理想社會成魔術的空想；並且有些英雄起來，爲建設牠而犧牲。

這個理想不是從人類腦中自動生出的，牠是宗教所告訴我們那些黃金時代和地上天堂底記憶。牠是共產主義時代之一遠的紀念。——所謂共產主義時代就是人在走到私有財產以前所經過了

的；而牠的引證，即我曾給你們從赫克威爾德和沙納烏瓦書中指出的，證明了牠存在於人類底過去。

希臘城市底平民和窮人，爲反對貴族和財主而恢復共有財產之許多的反抗，是失敗了；中世紀那些邪教的民衆的教派在多次企圖重建平等博愛於地上底嘗試中，也失敗了，其緣故就是在希臘一拉丁衰頹底時代，也同剛過去的中古底世紀一樣，經濟現象反對財富公有之回復；牠的工作不在這個回復，而在破滅共產主義之最後的殘餘，預備有產階級私有財產原素。

現在，共產主義底理想以一個新的光燄再燃於我們的悟性裏。但這個理想不再是一種記憶了，牠從實際底內部出來，牠是經濟世界底反映。我們不是空想家，幻夢者，像英國底羅拿爾派（lollards 爲十四世紀底邪教徒，以首領羅拿爾得名——譯者）和希臘底平民那樣，我們是有科學底人，不發明社會，而只從資本主義環境中解放社會。

假使要問我們何故是共產主義者，那就因爲

我們確信資本主義生產底經濟力量命運般地牽引社會到共產主義。

假使要問我們這些被誣為製造階級底人，何故要恰相反地要求廢止階級，那就因為我們知道強分人們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生產底必然性是解除了。

亞里士多德這個思想界底巨人，曾經預見到，在機器能盡勞働之責時，自由的公民就不再需要一種奴隸人民來擔任勞役，使他們獲得閒暇。如果說我們預見工錢制度這種最後的奴隸制度形態到了末日，這便由於我們知道人擁有了鐵底奴隸，自動的機器工具。

在古代，在任何時代，都從沒有自由的公民會擁有像這樣衆多的奴隸。

看這個從商部總長發表於一八九〇年之“統計年鑑”中摘出來底一些數字吧。

在一八八七年，用於工業，農業，鐵路和汽船底火機，在法國內已達到了一三五，七四八底數

目，供給出九百萬馬力底力量。

鑛產底高級行政機關估計一個馬力要抵二十一個工人（指手製工人——譯者）底勞働。那末，九百萬馬力就要抵一萬萬八千九百萬奴隸底勞働了。

據一八八六年底調查，法國共有三千九百萬人。這樣，每個居民就有四個又八底鐵奴隸，把每個家庭平均作五人，那每個家庭都有二十四個鐵奴隸。

可是，這一萬萬八千九百萬底鐵奴隸都爲不能指導牠們和監督牠們底階級所壟斷，而且給生產者從最非常豐饒底內部生出貧困。

然而，當這些生產方法，從資本階級之懶惰的和無能的手中奪取而成全國公共的財產時，和平與幸福便花一般地燦爛於地上了。因爲社會馴服經濟的力量，如同牠已經馴服自然的力量那樣。這時，而且只有這時，人是自由的了，因爲他成爲他的社會命運底主人。

無意識底統御從此遂宣告終了。

譯者附語

——我對於心物調和史觀底意見——

—

在我翻譯了弱海時主張歷史的心物調和論底講演和拉發格反駁歷史的心物調和論底講演以後，我覺得有一些意見要寫出來。

我的意見，自然是對於弱海時的；但對於所知道那些新近的調和論據，也不能不將就機會，略加批評。

首先，我說對於弱海時那一方面的。

弱海時底根本意思，自然是一個歷史的唯物唯心二元論。但要批評牠，必須較詳細地認識，以明瞭牠的理論系統。據我看來，弱海時可說是在：

一 用辯證法的觀點來建設心物調和底證據(本書一三至二二頁)；

二 用進化論的觀點來決定歷史發展底方向(本書二七至二八頁)；

三 用生理學的觀點來論證先天觀念底存在(本書二六至三〇頁)；

四 用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全部生活底統一(本書二三至二五和一頁)。

簡單地敘說他的大意，就是：思想史是辯證法的發展，單在一面去反對別面，是不合理的，必須承認兩面，使之綜合。黑格爾對此有充分的說明，馬克思繼承其說，應用於社會主義。很好的模範，就是馬克思在階級對立中，求出新的合——共產社會。因此，應該使用這種和解矛盾底方法來和解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得其合來。這個根據是很有

力的。

有不有進化？有。牠的意義是甚麼？就是實現人類先天的觀念，實現人類自己。甚麼是先天的觀念，就是公平的感覺，想像的同情，一句話，博愛。從那裏來的？這是生理進化底結果，有人就有了的。因為這個，所以人總是為理想而奮鬥。奴隸，農奴，工人底改造呼聲，莫不如此。這就構成了歷史發展底進化方向。這個進化方向，從生物得來，與生物一致，即生物器官之發展，由利己的作用到利他的作用，或自私的作用到無私的作用，這種傾向。所以人生底究竟是向着解消矛盾，要求和諧的。心物二者，不應衝突，而應調和。“牠們彼此互相透入，如像在人底有機生活中，腦底機械和意識底自發性之互相透入一樣。”心理現象中，腦底運動與意識之不可分，即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應該統一底淵源。人不能從全部生活中，抽象出經濟來，把經濟與精神分開。所以單講唯物史觀是不對的，必須把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和解。這就是弱海

時繼馬克思由勞資對立中得出綜合而後，在物心對立中得出來底新的綜合，——歷史的心物調和論。

二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弱海時對於辯證法之錯誤的應用。

若依弱海時底方法，在正反對立中求合，與合正反而求統一的全部真理，那就可以使我們變成一個和事老。隨便遇着甚麼對抗的東西，都可以去調和；調和就得兩方面底長處，成就一個新的。並且隨便遇着甚麼相反的見解，都可以說各有其理由，只皆偏於一面，惟聯合來成一個，便就十全十美了。這樣，不獨沒有究極的是非，而且沒有歷史的進化。因為進化是產生於矛盾，衝突，爭鬥，不平衡的。現在既然以調和為事，則一切矛盾，衝突，爭鬥，不平衡，根本上被妥協了，被和解了，還有甚麼進化？這只是剩下來個和氣一團底現象。

近來，已介紹到中國底狄慈根 (J. Dietzgen) 著作，若“辯證法的邏輯”，若“辯證法的唯物論”等，其根本意思，即在專闡明事物之相對的存在和關聯的存在，而互相銷解之於統一的世界之中。這是很容易引起人們類於弱海時底錯誤的。

那末，辯證法底真義究竟如何呢？

辯證法自然是如弱海時所說，乃一個正反生合底變化定律。但所謂合，不是數學的，而是化學的。這就是說，合之成就，並非正與反相加底總和。正與反相加底總和，是一種混合，調和，絕非新體。合之成就，實際是一種化合底形式。牠非正反不能有；一有了，即是一個新體，有其特殊的性質。譬如資本主義是正，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後底新社會就是合。——此處底新社會，自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所謂合，就是由於新社會——共同生產共同消費這個組織中底共同生產，是資本主義底生產社會化。社會主義根本是產生於資本主義懷內，以牠的生產工具集中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只繼

承着資本主義這一個遺產，而且要繼承牠的全部進化底成果。所以革命後底新社會，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統一，即正與反底合。但這個新社會，絕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調和。因為調和底形式為改良主義，社會政策，一點也不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所以合不是正與反底混合，乃是正與反底化合。

其次，所謂合，不是妥協的，而是爭鬥的。正與反，根本就發生於矛盾，存在於矛盾。假使正與反不是兩個對立的東西，那就沒有所謂正與反。倘使有了，那就只有衝突，不能調和。這即是說，牠們兩個存在於此否認彼和彼否認此底關係上。不否認人家，就沒有自己；要有自己，就必得否認人家。牠們如冰炭之不相容，如參商之不相見。這是正與反底特性。因此，社會主義必須反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必須反對社會主義。倘使調和，那在實際上，便總有一個不會存在。社會政策在此地看來，又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調和，乃只是資本主義採

取社會主義策略上之立刻的和部份的要求以維持自己生存底手段。與右翼黨共同組閣底社會黨(如法國),爲自由黨所維持以組閣底勞動黨,曾有甚麼社會主義的實際?不過爲資本主義當工具而已。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底新社會,完全是革命後底產物,反與正衝突底結果。所以在對抗底正與反中,爭鬪是實現合底唯一手段。誰想完成合,誰就要爭鬥。

弱海時不明白這些道理,主張把對抗着而不相容底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妥協地相加而成一數學的總和,——歷史之心物二元底解釋。這樣,實在是違反辯證法的。辯證法只能作思想爭鬪底根據,不能作思想調和底根據,正同牠只能作階級爭鬥底哲學,不能作階級妥協底哲學一樣。然而弱海時竟以爲是合於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他對於正反合公式之錯誤的應用,與蒲魯東(P. J. Proudhon)一樣地鬧其笑話。

社會黨領袖這種曲解唯物辯證法底根源;就

是後來曲解馬克思主義底張本；主張心物調和底行爲，就是主張勞資妥協底徵兆。社會改良主義，由來久矣！

三

有不有進化？有：自然有；社會也有。

但是甚麼叫做進化呢，進化底意義，不在進化底事實以外，而在進化底事實之中。這即是說，我們要確定具有何種特徵底變動爲進化，當然在自然和社會中去找尋。倘若由我們的願欲和嗜好來決定，那是空想的和武斷的辦法，一點也不合乎科學。

進一步說，自然和社會，都是存在於整個的宇宙之中的。所以自然底進化與社會底進化，在法則上，必須同一而不歧異。雖是各個底領域不同，有各個的特殊性質；然而這是具體的形式才像這樣。若在抽象方面，牠們進化底法則，應該不相衝突，而統一於宇宙大法之中，並且在根本上是相同的。

明白了這兩點才來解釋進化底意義，那我們就不能不推重達爾文底進化論。牠所指示我們的，即：進化是生物由簡單到複雜底變異(或變化)。單就動物界說，由原形質到靈長類，莫不如此。所謂下等高等之分，也就是簡單複雜之分。凡形體簡單的，牠的機能，牠的生活，均隨而簡單；凡形體複雜的，牠的機能，牠的生活，均隨而複雜。把這兩者一比較，於是我們就知道，簡單的，甚麼都不完全；複雜的，便不止有機體之所需，應有盡有，而且十全十美。下等高等底界限，因而判然。生物——動物植物——種數極多，都照這個傾向變異，當然這就是生物進化底法則了。

生物是自然(在此處，其意義比英法文字把自然看成生物的要廣大些)底一部分。因而生物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化律，能夠用演繹法來施之於其他的部份。地球是循此法則變化的，天體是循此法則變化的，原素也是循此法則變化的。關於原素底變化，在昔以為是不可分的，不能變的，而自放射物

質發現以來，我們很可以說，一切原素都像生物之有共同祖先，有其共同的根源。由此，我們遂知道了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化，是自然底公律，即牠的進化形式。進化底標準，亦於是確定了。

人類是自然底一部分，並且較諸無機界和生物中底植物界，都與動物為獨近，簡直是動物底一部份。那末，人類底進化當然就不能外於動物進化底法則。這即是說，社會底發展應該合乎由簡單到複雜底形式。退一步說，社會與自然既隸屬於一個宇宙底系統，社會底進化也斷不能在自然之外，有相異相反的軌道。

因此，我們觀察人類歷史底發展，應該以社會之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動為進化底標準。社會中底物質，無一不是經濟。經濟以外底政治，法律，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無一不是意識，腦子中底映像。科學地觀察社會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動，當然着眼於有形的物質，——經濟。只有從物質的經濟之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動，來說明社會進化，才合

乎從物質的機體之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動以說明生物進化那個科學底求證方法。達爾文並沒有從生物底意識去說明生物底進化。馬克思與達爾文底同點在此，唯物史觀底科學性亦在此。

弱海時不明白這點，竟要從生物進化論之外，獨自定出社會進化底標準，以為歷史是人類實現其理想底產物。因而他遂肯定地說：“在人類歷史中，……有理性的指導。”“決不是智識的觀念從經濟事實引出，倒是經濟事實逐漸翻譯人類底理想於歷史中。”這是很不合於他所贊成，而又竭力解說，用以反對心物對立那個統一觀的。並且他就陷於用抽象的原則規定具體的事實那個玄學錯誤中去了。

至於把動物由簡單到複雜底變化過程裏所表示出之器官逐漸隨複雜而完備底情形，認作是無私的感覺和愛他的同情之發展；並以之為生物進化底標準；因而以之為人類進化底標準，實屬牽強附會。這不止把社會底進化認為是目的論的，自由

論的；而且把生物底進化也認為是目的論的和自由論的了。達爾文主義絕不如此。

講到進化何以會有，有了何以又是如此形式這一些問題，我簡單的意見，即進化是事實。我們如果是科學家，應該在事實中來研究，不應該在事實外去探尋。明乎此，就可知道進化是事物底變化形式。牠的存在，由於事物本身底變化性；牠的形式，決於事物變化底必然性。經濟之由奴隸制度而農奴制度，而工錢制度，而共產制度，完全由於在意識外獨立發展之經濟進化底必然性。人底意識對於客觀的經濟，只能認識牠，而順應其必然，把崩潰的破壞了牠，把發展的建設起來。

四

弱海時以為在經濟事實反映於腦中成為思想時，必須有腦之存在，有人之存在。這是不錯的。但是，沒有經濟事實，腦中便沒有反映，——無思維作用，無思想形態，腦亦失其所以為腦了。沒有經

濟事實，人便不能進於文明，而留在野蠻的狀態。並且簡直可以說沒有經濟事實，就沒有人，——社會人；有的，不過自然人而已，與猿猴無異。

退一步說，在有人之存在，即有腦之存在時，決定思想底動力又是甚麼呢？弱海時曾經多次聲明他不反對經濟決定說。如是，那末在有了人後底歷史，就應該是唯物主義的，只有唯物主義觀才能說明。然而他却又多次肯定人是為實現其理想而奮鬥的，歷史愈前進，反乎人意底制度愈減少，奴隸，農奴，工人底呼聲，都同樣是追跡正義，實現同一的理想，那就完全是在用唯心主義觀解釋歷史了。弱海時已經是十足的唯心史觀論者，何有於唯物之可言？

進一步說，有了人就有了腦時，並不能說就有了甚麼先天的觀念同時存在，這個關於認識論底問題，是拉發格所闡發得十分明白的。

至於弱海時視為先天觀念的，即隨同人之存在於腦之存在而有底觀念，不過無私的感覺，想像的

同情，和統一底需要。這些東西，通同都是隨人類有機體底進化而得來的。並且就是最基礎的本能，無論屬意，屬情，屬智，要皆是與器官以俱來，不能外於有機體而存在。他一方面，有了某種器官，自然要發生某種作用。但某種作用之靈敏的程度，則以應用底多寡為轉移，亦不是最初就完備了，以後遂一成不變。

弱海時知道人類是歷史進化以前之長期的生理進化底產物。但生理底進化，一方面不能產出觀念，他方面也不能獨立進化。人是自然底一部份，生存於自然中。當其未成社會人時，無一刻不受自然環境底影響。他的生理之由自然環境來決定，正與其他生物相同。這個時候底進化，完全在生動底階段，由生物進化論來說明。一進化到相當時期，突變為人時，他的一切，——思想，行動，生活，等等，就完全受社會環境底決定，即經濟底決定了。這時候，走進人類底階段，當然要由繼續生物進化論底人類進化論或社會進化論來作解釋。唯物史

觀就成爲歷史之唯一的說明了。

赫胥黎(T. H. Huxley)反駁天賦人權，以爲人生來下只有一塊肉，並有權利。這是很正確的。同樣的道理，人生下來，只有一塊肉，也並沒有觀念。天賦觀念之不科學，正與天賦人權之不科學一樣，完全是想像的假定。

五

人類底生活是統一的，絲毫也不錯。他需要物質生活，又需要精神生活。沒有物質生活底人，正同沒有精神生活底人一樣，是不可想像的。這並不待弱海時而後才知道。但就是這樣的理解就夠了麼？不。我們必須進一步要求理解各部份底關係，或統一生活底構成。那我們對於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就不得不問：那個在先？那個在後？那個決定那個？並且還要詳細地追問：經濟，政治，法律，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科學，……這一些部份，是遵循何種規律而構成統一的生活，發展成連續的

歷史呢？

唯物史觀在這個地方，只說明物質生活是基礎，精神生活相應於牠。有某種物質生活，就有某種精神生活。因而牠特注意於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關係的解釋。不明白這個道理底人，遂誤會唯物史觀爲重物質生活而輕精神生活。有的就因此要來矯正偏激，擁護理想，維持人底尊貴。但因唯物史觀沒有反對精神生活，沒有看輕精神，也就使得有些人要來調和心物，闡明歷史的二元主義。

弱海時就是這些人們中底一個。不過他的論據，很有辯才。他以為既然人是需要的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能缺一的，所以他的生活是統一的而不可分。我們沒有法子把整個的人剖爲兩個，而分離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並且我們還不能使任何一個抽象化。照這樣看來，弱海時不過是把提出來底問題又打轉去。提出來底問題是統一生活底構成，或各部生活底關係。弱海時不予問題以答案，反說唯物史觀底答案爲多事，於研究方面，並沒有

絲毫新的進展，只是倒退。並且，經濟，政治，法律，倫理等科學，也根本不能存在，只應該有一個籠統的社會學，包括一切。推之，整個的自然，也是不可分的。可是，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科學之抽象，也同經濟，政治，法律，倫理等科學一樣，竟然成功。這可見他不懂思維根本是抽象作用，分析作用，研究原來是由分析方法到綜合方法的。思維底抽象和分析，不是割裂統一生活底謬舉，乃是理解統一生活底關鍵。這是科學所給我們底教訓。

更巧妙的，是他把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必然的相適應，經過心理的思維現象，而轉化成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必然的相調和。其實，腦子底運動就是思維，當然要生出觀念。同時，亦沒有觀念不生自腦子運動的。腦子之未來的運動，為先前運動所決定；未來的觀念，則為未來的運動所決定。全部運動是必然的連續，全部觀念也是必然的連續。當我們未演說時，腦中沒有全篇演說底理論，至多不過一個大綱。可是一到演說，由頭至尾，

一層一層地自然繼續下去，推論出許多新意。作文也是一樣。沒有提起筆時，再想都只有一點綱要，有時且覺得沒有話說。但一寫起來時，真是下筆千言，推陳出新。因此，往往有爲寫一文而致成書，爲常寫文而致研究有進的。所以要實現底目的，即被講被寫底題目，既不能決定運動，亦不能決定觀念，不過是外界的刺激而已。

說到社會方面，不錯，改造運動常時是爲着有一種目的，一種理想。但這種目的或理想，都不是腦中底先天觀念，自由產品，而是經濟底必然反映。牠反映於不知不覺之間，以致人不明白其爲反映。社會主義是一種目的和理想，然而牠既不是原始共產主義底記憶，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天上落下的，聰明人想起的，牠完全是資本主義底產物。沒有近代的資本主義，是斷乎沒有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沒有發展的資本主義，是斷乎沒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那末，改造社會底目的和理想，還不是爲社會底發展所決定的麼？的

確，牠們是歷史底必然產物，人不過是因爲經濟底反映，認識了牠們。所以目的和理想之決定人底行動，正是經濟在決定人底行動。人底行動，只是順應歷史，而完成新社會臨盆底接生作用，並不曾在歷史發展以外去創造歷史。

因此，弱海時把腦子繼續先前運動和實現未來目的底連續，作爲事實和理想底連續，因而作爲唯物史觀和唯心底連續，實在錯誤。沒有思想不與腦子底運動相應，正同沒有精神不與物質相應，沒有理想不與經濟相應一樣，斷不能因而就證明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之必相調和。

六

總而言之，辯證法的觀點，進化論的觀點，以及生理學的觀點，心理學的觀念，沒有一樣可以作弱海時底論據，來幫他調和唯物唯心，成立二元主義歷史觀的。物心二元，既是兩個主義，當然就要生出‘唯’底結果。一經這樣，便只有互相衝突，在思

想底戰場上，決究極的勝負。弱海時底調和，一方面包含有很大的矛盾（如客觀的經濟必然，與主觀的理想意志等），他方面又是在用唯心史觀征服唯物史觀。心物二元論始終是以騎牆的面具，掩護唯心的鬼臉，形成一曖昧的唯心論，以躲避唯物論底進攻。

像這樣步康德（Kant）之後塵的，現今還頗有其人。這大約是自從唯物史觀在一八五九年正式宣布後，新的唯物唯心鬥爭開始以來底必然現象。在戰略上表現得巧妙的，把“歸於康德”底口號，變成康馬調和。——即把康德底先天觀念與馬克思經濟決定，聯合為一。還有美其名的，說這是用前者來補足後者，使經濟底乾燥，得着理想底滋潤。

說到這裏，我就不得不在弱海時之外，舉出一個新近的調和論據。

成都某刊物上載出有一篇文字，題名為“馬克思主義與正義。”作者是一個雙重博士——哲學博士和理科博士，所以他的康馬調和論，是我所見着

底弱海時而外之一新的論據。

這個調和論底說法，大意如次。照唯物史觀底見解，思想是經濟底反映。但如何判別此反映底正確與否呢？換一句話，用甚麼來判別思想底自身？並且，唯物史觀是一種思想，當然也是經濟底反映。馬克思只活得有六十幾歲，當然至多也只能反映這六十幾年底經濟。唯物史觀既是解釋歷史的，便應該是有歷史以來底經濟底反映。如此，在馬克思以前底經濟又是怎樣反映於馬克思腦中的呢？若說這是間接反映，即由歷史記載而映入的，那又用甚麼去判別牠是否正確。用直接反映去判別麼？這是不對的：因為直接反映還有待於證明，且不能因這個去測量那個。用間接反映去判別麼？當然更不對：不獨牠自己成問題，而且不能用自己判別自己。

以上便是“馬克思主義與正義”前部分底大意。因為那篇文字係會話體，載幾次都未完畢，而刊物就未出，所以後部份底大意，僅聽說是在把馬

克思唯物史觀與康德哲學調和的。那末，與弱海時底究極主張，便大抵相同了。拉發格對於弱海時底意思，既批評得很好，我在這裏又補充一點，那就沒有看見後部份，也不要緊，只批評前部份底意見就夠了。

七

我們必要知道，所謂思想是物質底反映，是站在客觀方面底話。若站在主觀方面來說，思想是物質底認識。倘然要覺悟地認識物質，那就是研究。經濟為社會中唯一的物質，所以思想是經濟底反映底話，意義便完全相同。自然，所謂反映，不止含有研究底意義，還含有影響底意義。這即是說，經濟現象自然地和無意識地映入腦中，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受了牠的決定，形成思想。但研究是有方法有意識的反映，能夠得出完全的和高度的真實。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研究出來的，當然屬於這一個範疇。

因此，直接反映於腦子中底思想，要判斷牠是否正確，就無異於說我們對於所研究出來底道理，根據甚麼來肯定其正確不誤。科學（專指自然科學）是真實的物質認識，也是極頂的研究模範，我們很可藉助於牠。這就是說，科學用甚麼來判斷牠所研究出來底道理，思想方面就該照辦。且只有這樣，也才能使判斷底自身不致發生問題。

科學家對於他研究出底結論，即他所發現底道理，如定律和理論等，並不用先天的觀念，或無根的正義，來判斷其是非。因為科學底道理是從客觀事物認識出之事物本身變化底因果關係，所以判斷底方法，唯一的是檢查證據，看牠與客觀事物底變化現象相合不相合。在科學方法說來，第一就是歸納法中底檢證（見“科學思想”第十二期三頁），第二就是歸納法後底演繹（同前）。經過這兩種考核，那個定律或理論底正確與否就決定了。

在社會界中研究出來底道理，也應該這樣。唯物主義是特別主張社會研究科學化，人類思想科

學化的。歷史底唯物主義觀，不過是應用唯物主義於歷史，或者說歷史研究科學化罷了，當然這樣。那末，還用得着玄虛的，無稽的先天觀念和正義，以及任何原則，道德，來作腦中反映底判斷麼？唯物史觀本身是否正確，也只有訴請事實，看牠能不能物質地說明歷史。

關於判斷間接反映一事，也是相同的。我們分析古代社會所得底理論，只有用古代社會底事實來行校對之一法。但古代社會底事實，並非眼見耳聞，完全靠着已往的記載，那又如何去判斷古代社會事實底自身呢？這還是只有藉助於科學方法，正如“史學原論”（朗格諾瓦 Langles 和瑟諾博同 Seignabos 著）和“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著）等書之所說明。

那末，馬克思不是曾經把歷史事實通通都考證過，鑒定過；並且從近代社會到原始社會都無遺漏地研究過，分析過麼？這是誰也知其不然的。可是不這樣而得出底唯物史觀，能夠符合歷史事實

麼？可以證明唯物史觀正確無誤麼？要解答這樣的問題，我們還是訴諸科學。

科學底定律和理論等，並不是從其說明所及範圍內之一切事實歸納出來底結論。牠不能辦到這樣，也不必要這樣。自從倍根（F. Bacon）倡導實驗以後，科學底研究便不從普遍中去求通則。只是從特殊中去求通則就夠了。特殊中求出通則，一經演繹，即無異於從普遍中求出來的。而且特殊中求出的，只要正確，無不可以說明普遍。這是有全部科學史作證據的。

爲甚麼能夠這樣呢？一句話，這是自然底規律性所使然的。整個自然，是由一定的部份，依一定的法則，構成一定的系統，完全與鐘錶無異。因此，在原子還未發現完時，週期律就可以定出。某個地方應有原子而沒有的，闕下就是。以後原子底發現，自能填滿此闕。

社會與自然一樣，也是有規律的（見“科學思想”第二二，二三期三至五頁。）因而社會底研究，

可以而且應該像研究自然那樣去研究牠。那末，就是從近代社會底解剖中發現底經濟決定論，也十足地有理由叫做唯物史觀。牠是可以說明近代社會以前之一切歷史的。這正猶之乎從現代生物中，尤其是從一點人爲的實驗中，得出底進化論，是有生物以來全般生物之歷史的說明一樣。

於此，我們大可以用直接反映判別間接反映。地球底歷史，太陽底進化，都可以用現在所認識底物理定律去行推理。社會又何不可以用近代底進化定律去說明從前？人類歷史原來是必然的發展，合規的運行，與生物歷史和地球歷史一樣。

八

總而言之，形形色色的心物調和論，沒有一個正確。從前的如此，現在的也如此；外國的如此，中國的也如此。

本來，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底調和，根本是不能存在的。因爲宇宙是一元的發展，在其中底一

切，若原子，若生物，若人類，若社會，不僅都各是由其同一根源同一起點出發；而且都各是具有同一規律性同一因果性的。社會中底事實，無論經濟，政治，思想，也一樣有其邏輯的構造和邏輯的發展。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主權，一個頭腦不能有兩個主見，正同一個空間不能有兩個物體一樣。有了，就要衝突，發生爭鬥，直至復歸於一才止。這是宇宙底一元發展律。

那末，存在於對抗之上底唯物唯心，即是說，存在於反唯心論立場上底唯物論和存在於反唯物論立場上底唯心論，又如何能並行不悖，互相攜手呢？這個問題之否定的答案，實在是非常明白的。

然而主張調和底人，竟然由從前到而今，由外國到中國，一批一批地出現。並且還一致地相信這個反定律的，非邏輯的理論為真理。這不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有其真理，須得折衷並存。這實在是由於社會中間有了這種社會階級。思想是經濟底反映，他當然要反映他的經濟，肯定他的反映。

所以，進一步說，心物調和論底產生，也自有其社會背影。牠不是別的，只是經濟地位動搖底階級在唯物唯心論戰前之意識界底寫真。牠的理論底兩可性，騎牆性，調和性，妥協性，就是充分的證明。因此，由這種哲學引出來底社會觀，經濟觀和政治觀，將無一而不是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在一九一四年以後底行爲，早就在十九世紀末年之伯倫斯坦（Bernstein）和弱海時底腦子內面，發生出了芽子。到一九一四年以後考茨基們底步其後塵，社會黨底命運遂被這種理論所決定了。

可是，在社會變革到來底時代，對立物已經成熟，非衝突不可。黑格爾底“矛盾是嚮導者”，赫拉克里特底“鬭爭是萬事之母”，正是這種情形中底真理。若照心物調和論的見地，便只有“言歸於好”，“清靜無爲。”這還有甚麼進化可言呢？調和於是變成了反動，改良於是變成了保守。口頭的二元論當然成爲實際的唯心論。這是動搖的階級之最

後的向右擺動。心物調和論底歷史作用就是如此。這不又是弱海時領導下底社會黨或者說在弱海時理論下底一切社會黨，所給我們證明了的麼？

這是心物調和論底最後評判，也是我們所應特別認識底地方。

一九二九，一二，三。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N. Boukharine 著

楊 伯 愷 譯

——實 價 一 元——

這是 N. Boukharine 基於世界經濟底各種過程而說明帝國主義底發展，矛盾及其將來的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本在書中，他不但給我們透徹地分析了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底複雜關係，並且對於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謬論也痛加駁斥。書凡十餘萬言，卷首冠以伊里奇的長序，有：“世界經濟與資本國際化的過程”；“世界經濟與資本國家化的過程”；“作為資本家競爭擴大之再生產的帝國主義”；“世界經濟的將來與帝國主義”諸篇。譯者根據法日兩種譯本譯出，並用原文對校一遍，對於原著是很忠實的。譯文亦顯明流暢，洵為研究社會學經濟學及世界問題者必讀之書。

資 本 論 大 綱

山 川 均 著
傅 烈 譯

—實 價 七 角—

資本論是馬克司畢生精力智慧的結晶，同時便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全世界的唯一的偉大的經典。山川均是一個研究馬克司主義的有名學者，以他來著資本論大綱，當然是很可信賴的。至於牠與其他類似諸著作的特異之點，最好看作者很自信地序說吧：“本書是儘可能的不破壞‘資本論’底結構，不變更牠底順序；儘可能的用牠底原形，用原著者的用語，而且把原書儘可能的壓榨凝縮而成的東西”。“在本書的企圖，即想把資本論在讀者的目中能夠一目了然，而把握着‘真實的資本論’這種概念”。這本書不但是對於不能讀原著的中國讀者是一部非讀不可的書，凡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也應該人手一冊。至於要讀原著的人，先讀本書，更是必要而有益的。

1929年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葛喬譯

—— 實價一元二角 ——

伐爾加是現代全世界經濟學底權威者，他每書一出，各國皆有譯本。本書是他以自己的見地從全世界經濟的分析與預算之中所得出的結論。他不但對於最近國際經濟的變化及各國現今經濟政策的背景加以精密的估定和闡明，而且他還以國際經濟轉形的諸形態的特質指示出將來世界經濟問題解決的總出路。尤其是關於國家間的及各國內外的諸重大問題論列得非常之精確而有系統。最後並附有最近全世界各種重要的統計。這書不僅是研究目前世界大勢並經濟狀況者萬不可缺的唯一巨著，同時牠還是以後研究經濟的必要史料。

唯物辯證法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

—實價三角—

要想我們底思維能夠與事物相吻合，規律地活動，要想我們對於任何學問底研究都有正確深澈的了解，對於辯證法底理解和應用已經成爲不可否認的第一條件了。德波林是現存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者中底最高峯。本書便是河上肇選擇他底幾篇關於唯物的實踐的戰鬥的辯證法底論文有機地組織成的。凡是想了解辯證法底真義同牠底系統，方式及其應用的，都當人手一冊。

書 的 新 中 的 刷 印

德波林等著

革 命 與 文 化

葛喬譯

李阿薩諾夫編

史 的 唯 物 論

任白戈譯

蒲列哈諾夫著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青銳譯

本書很正確的闡明了革命與文化之真義與其相互間之關係與作用，是譯者選譯德波林布哈林等關於革命與文化的論文組合而成的。是現代青年非讀不可的書。

本書是拔粹自馬克司昂格思以至考茨基蒲列哈諾夫等的所有關於唯物論的各種重要意見，系統地組織成的。可以作唯物論的精深正確的理論體系看，可以作唯物論的發展史看，全書十餘萬言，現已付印。

無政府主義同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的衝突，從「哲學之貧困」起直到而今。本書是蒲列哈諾夫用科學的見地由說明牠們的觀點。發展，策略而裁判其得失的名著。書凡七八萬言，譯筆清暢明確。

新 書 的 中 國 印 刷

<p>新 經 濟 學 教 程</p> <p>米瓦勒夫斯基著</p> <p>泊渡譯</p>	<p>新 興 藝 術 概 論</p> <p>青野季吉 磯原惟人等著</p> <p>王集叢譯</p>	<p>地 獄 中 底 微 光</p> <p>巴比塞著</p> <p>伯愷譯</p>
<p>本書是蘇聯學校所用的經濟學教本，分理論與實際兩部。不但能給讀者以有系統的正確的理论。并且還叫你怎樣應用理論於實際的觀察與研究。論述明白曉暢尤便初學。</p>	<p>本書是以新興藝術作為中心而又把許多關於牠的問題作一番嚴密底論究底結合。舉凡藝術與科學，哲學倫理之關係的一切重要問題無不給以極明確的解答。</p>	<p>本書是作為文學家的社會主義者巴比塞關於「光明運運」底有系統的敘述。他以藝術的敏感與巧妙，文學地批評了現社會並提出辦法，結論到「我們要做心靈中底革命」。</p>

